

目次

德國柏林 建築與歷 史文化

普魯士榮光—柏林及波茨坦建築巡禮	張心宇 01
在圍牆之後—Mauerpark	張庭筑 07
東德監聽風暴—秘密間諜史塔西	陳玥融 11
讓我們來談談柏林這座城市吧	陳彥亘 15
通往自由世界的櫥窗—柏林圍牆	劉昱安 19
一戰後柏林住宅新視野—湯姆叔叔的小屋	蘇郁婷 25

歐洲城市 與 文化行腳

德法間的愛恨情仇史—法國史特拉斯堡	王鐸婷 31
「叢林」之後，初訪加萊	蔡宜家 36
住進倫敦房東的家—Airbnb 家與旅遊的距離	莊璧菁 40
遺世獨立的湖畔小鎮—哈爾施塔特	高湘蘋 47
荷蘭桃色溫柔鄉—一窺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秘密	陳靖佳 52
驕傲的荷蘭粉虹—阿姆斯特丹同志血淚與榮景	羅世筌 57
掌握德國經濟命脈的海港城與示威地獄 —2017 G20 高峰會在漢堡	劉嘉晉 64

帶隊老師序

自從 2015 年開始，巴黎視野的冬季季刊即以特刊的形式刊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歐文所)學生赴歐洲參與實習課程的學習成果。

歐文所之核心宗旨乃是以歐洲文化為經，觀光研究為緯，培養具有國際視野與深厚人文素養的歐洲文化與文化觀光之研究與專業人才。有別於國內一般觀光系所大多以餐旅、實務為導向，歐文所著眼於歐洲文化與文化觀光的結合，希望學生透過對歐洲文化的有系統接觸以及文化觀光的理論探索，因此特別規劃了「歐洲文化與觀光實習」此一必修課程，每年暑假帶領學生前往歐洲，結合理論與實務，使學生體認文化觀光之真諦。此海外實習課程已連續舉辦八年，足跡遍及義大利、梵蒂岡、英國、法國等地，106 年選定德國柏林自由大學(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FU Berlin)為合作對象。

此次實習課程除了歐文所的 6 名碩士生之外，還特別從師大大學部有興趣的同學中甄選 7 名學生一起參與。在德國為期兩週實習期間，學生實地見習柏林、德國歷史上重要之代表性的建築藝術，理解文化遺產與觀光的關聯、並有專業教師詮釋博物館/美術館，比較分析理論與現況之異同，以強化學生的學術見解，並奠基日後學生研究之深度。此行歐文所除了在校園中習得對於歐洲文化或者是德國的背景知識，更透過校外教學得以連結理論與現實，並利用課餘時間走訪不同的文化單位，例如恐怖地形博物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東德博物館(DDR Museum)等，深化短時間的理解與吸收，以極大化於歐洲的暑期實習成效。

學生對柏林的印象深刻，參訪了多數單位之後，覺得德國社會公民化、透明、平等的理念值得效仿。我們在柏林所接觸到的工作人員、學者、主管都以非常誠懇、開放的態度與學生會談，從專業角度仔細回答學生的每一個問題。這樣的工作態度與生活哲學讓我們大開眼界，希望能把這樣正面的風氣帶回台灣。

因為希望能讓主題多元化，吸引更多學生、觀眾來參與歐文週的活動，所以於巴黎視野出刊的學生論文並不以柏林為題目侷限。

帶隊老師 / 陳學毅

巴黎視野 Pariscope 第四十一期

發行人
張國恩

主編
陳學毅

編輯委員
林棋凡
梁孫傑

執行編輯
鄭光伶

發行單位
中法文化教育基金會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地址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29 號

電話
+886 2 3393-1153

網址
<http://fondation.ehosting.com.tw>

電子信箱
fondation@mail.ehosting.com.tw

封面題字
朱振南

封面/封底設計
蔡宜家

普魯士榮光—柏林及波茨坦建築巡禮

張心宇



圖一：無憂宮。

波茨坦(Potsdam)，身在臺灣的我們，認識這個地名應該是在歷史課本上看到的二戰時期「波茨坦宣言」，做為普魯士的發跡之地，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你能夠想像，最初的波茨坦只是一個斯拉夫民族傍河而居的小漁村嗎？

柏林，德國首都，現今歐盟火車頭，相較於巴黎、倫敦，似乎沒有那麼「古」，二戰時又幾乎被轟炸為廢墟，重建至今，它是否只有新、沒有舊呢？並非如此，走入這座以創新為號召、充滿生機的城市，我們還是可以發現自13世紀屹立至今的古老教堂、17世紀隨普魯士的強盛而興的建築，這些建築承載了歷史以及不同的故事，並展現統治者們的意念，就讓我們來一探究竟。

17-18世紀霍亨索倫家族的4位統治者

霍亨索倫(Hohenzollern)，家族領土為布蘭登堡(Brandenburg)及普魯士(Prussia)兩地。

(一)「大選侯」腓特烈·威廉

「大選侯」腓特烈·威廉(Frederick William, the Great Elector)生於1620年，1640年二十歲時即位至1688年去世，是霍亨索倫家族的大家長，身兼布蘭登堡選帝侯及普魯士公爵(Duke of Prussia)。他創建了普魯士軍隊，並強化國家財政，雖然重稅造成百姓負擔，但因剛結束三十年戰爭的荼毒，人民渴望和平及秩序，所以願意咬牙苦撐，而上述政策也奠定了日後普魯士由公國晉升為王國的基礎。

(二)腓特烈三世／腓特烈一世

腓特烈三世(Frederick III)生於 1657 年，1688 年二十九歲時即位至 1713 年去世。1701 年之前繼承的身份是布蘭登堡選帝侯及普魯士公爵，後因協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作戰，1701 年獲得國王的稱號，成為「在」普魯士的國王(King “in” Prussia)，也是第一位普魯士國王，改稱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 of Prussia)。他稱王後持續擴大領土，又好大喜功及揮霍無度，幾乎散盡他父親在位時所累積的大量資本。

(三)「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

「士兵王」腓特烈·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I, the Soldier King)生於 1688 年，1713 年二十五歲時即位至 1740 年去世。他以父親為戒，力行撙節，並持續增兵強國，為日後的擴張立下了堅實的軍事及經濟基礎；但相對的，他不喜文化藝術，也強烈反對他的兒子腓特烈·威廉二世接觸這些附庸風雅的事物，加上近乎殘酷的教育及對待方式，導致父子關係相當緊繃。

(四)「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威廉二世

「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威廉二世(Frederick William II, Frederick the Great)生於 1712 年，1740 年二十八歲時即位至 1786 年去世。他以軍事政治英才為名，同時也醉心文學、藝術，尤其傾慕法國，喜愛音樂的他是一名長笛好手；他積極參與戰爭，擴大國家領土，真正成為普魯士的國王(King “of” Prussia)，成就超越前人。

波茨坦

波茨坦緊鄰哈維爾河(Havel)，過去是斯拉夫民族居住的漁村，西元 1220 年時擴大成為一個小鎮，周圍有圍牆包覆；1660 至 1682 年間，大選侯在此建立一座宮殿，波茨坦的地位開始提升，但當時也僅有 3 千人口。大選侯擴大這座小鎮，並主導城市及街道設計，但這座城市實際上的建立者、讓「普魯士精神」具體化的，是大選侯的孫子士兵王。他重建舊城(德文：Altstadt)並修建了閱兵廣場，尚武的他也以檢視軍隊為樂。整座城市有三面被磚牆包圍，剩下的一面築起了防禦用的堅固柵欄



圖二：築在葡萄園之上小巧玲瓏的無憂宮。



圖三：新宮外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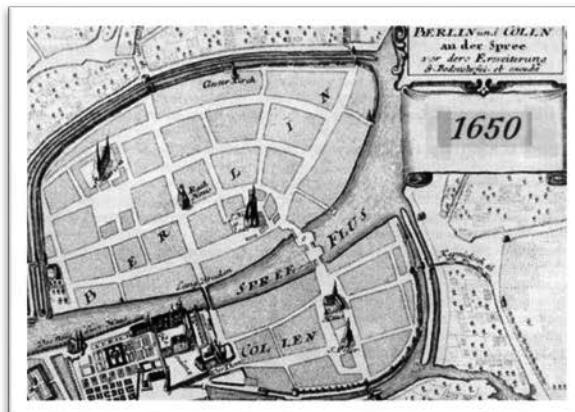
(palisade)，然而排除防禦功能，這座牆其實像是監獄，以防止士兵逃跑，因為士兵王花了許多錢在他們身上。

腓特烈大帝 1740 年即位後跟隨父親的脚步，大力建設這座城市，在他統治末期居民已達到 2 萬 8 千人，他以堅固的石造建築取代半木造屋舍，並將它們做為免費贈與居民們的禮物，在他去世時約有 600 座建築已完工。

波茨坦建築巡禮：無憂宮、新宮

現今波茨坦最著名的建築，是腓特烈大帝所建的無憂宮(Schloss Sans Souci)(圖一)，Schloss 為德文的「宮殿」，Sans Souci 則是法文，意為「無憂」，由其此名字便可看出大帝對法國的熱愛。

他與其密友克諾柏施多爾夫 Knobelsdorff 共同規劃建造這座洛可可式(Rococo)建築，克氏曾希望將它打造得雄偉華麗，但大帝反對，故相較於法國國王路易十四宏偉的凡爾賽宮，築在種植葡萄之梯形露臺上的無憂宮顯得小巧玲瓏(圖二)。



圖四：柏林舊地圖(取自 Berlin.de)。

大帝在此辦公及接見賓客，以男客為主，少有女性，甚至連王后都極少在此，有一說是她不被允許進入；身為長笛好手的大帝也常在此舉辦音樂會，最後也在無憂宮去世，宮殿內目前仍展示他去世時安坐的椅子。

同樣位於無憂宮公園內的新宮(Neues Palais)，是大帝在結束七年戰爭(1756-1763)後下令所建，意在展示普魯士的強盛國力及戰勝的榮耀。雄偉的巴洛克式建築(圖三)，使用貴氣的金色裝飾，內部則包括大理石廳(Marble Hall)在內等眾多華麗的廳堂。

柏林

現今的柏林，最初分成兩個區域，以施普雷河(Spree)為界，右岸(北邊)是與今日同名的商業聚落柏林；左岸(南邊)的是漁村「科隆」(Cölln)(圖四)，兩地在 1448 年時被納進霍亨索倫家族的領土。

柏林周遭的郊區在三十年戰爭(1618-1648)中遭受重創，柏林也受到經濟蕭條波及，人民開始考慮遷出，但大選侯的統治改變了



圖五：聖瑪莉教堂內的壁畫還原。

這個狀況，他在 1658 至 1685 年間強化柏林的防禦工事，並新建及規劃了許多區域，1670 年至 1680 年間，著名的「菩提樹下大道」(Unter den Linden)也開始興建。自腓特烈一世於 1701 年獲得國王稱號後，柏林就一直做為普魯士王國的首都，且由於他大力發展文化藝術，並廣興宮殿、教堂，使柏林獲得「施普雷河畔的雅典」(Athens on the Spree)的美譽。

柏林建築巡禮：教堂、軍械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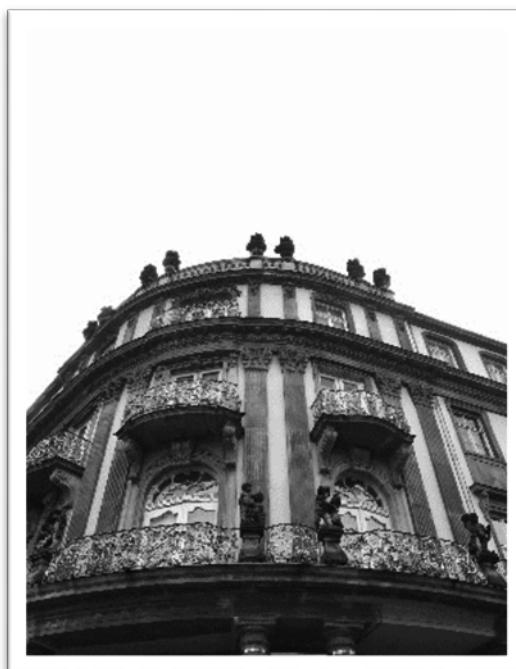
現今柏林最古老的兩座建築，是人們的信仰中心—教堂，分別為聖瑪莉教堂(St. Mary's Church)及聖尼可拉教堂(St. Nikolas' Church)。聖瑪莉教堂內部有著斑駁的壁畫，透過現代科技還原，我們看到被裹屍布包圍的死者牽著不同人的手，這是中世紀黑死病盛行時所做的畫，意思是不論你的身份、階級高低如何，都有可能染上這致命疾病而成為下一個亡者(圖五)。聖尼可拉教堂有兩座尖塔(圖六)，容易辨認，它隱身在住宅區內，十分靜謐。教

堂不遠處有座博物館名為 Ephraim-Palais(圖七)，原主人是曾與普魯士宮廷交易的珠寶商，1762 到 1766 年間建造了這座外觀華麗的洛可可建築，並迅速獲得「柏林最美角落」的美譽。

大選侯在位期間，決定要在柏林蓋一座軍械庫(又譯兵工廠，德文：Zeughaus，見圖八)，選址在菩提樹下大道，也是今日菩提樹下大道兩旁最古老的建築，我們由這座建築的興建史，也可窺見政權交替帶來的影響。大選侯逝世前來不及建造，由他的兒子腓特烈三世於 1695 年動工，歷經數位建築師，直到 1730 年士兵王統治期間才竣工。腓特烈三世於 1701 年成為普魯士的第一位國王並改稱腓特烈一世後，想以雄偉華麗的建築物妝點柏林，以彰顯王國首都地位，並展現普魯士軍力，大興土木的結果是幾乎散盡國庫。士兵王與父



圖六：聖尼可拉教堂的兩座尖塔。



圖七：Ephraim-Palais。



圖八：柏林軍械庫。

親作風大異，力行簡樸的他不把軍械庫當作炫耀標的，而是實用性質的建築，這也就是為什麼軍械庫的外表華麗，內部卻相對樸實(圖九)，這極大的反差便來自於建設期間，不同作風領導人的影響。軍械庫的建造歷經多位建築師，其中最有名的是施路特(Andreas Schlüter)，除了以宮廷建築師的身份主導許多柏林建築工程，他也是著名雕刻家，設計位在軍械庫內部的死去士兵頭像，每個不同的表情似乎都在訴說著戰爭的殘酷(圖十)。軍械庫的建設過程走走停停，當經費不足時就得暫緩，或使用較便宜的建材，直到 1706 年，施路特放置了鍍金的腓特烈一世頭像在軍械庫的入口上方，表示這棟建築確定是要蓋的(圖十一)。今日的軍械庫是一座博物館，大廳內展示許多與戰爭相關的文物，如巨大的勝利女神像、鐵血宰相俾斯麥的銅像；玻璃天花板覆蓋的中庭四角，則放置著獻給大選侯的銅製大砲。

距離菩提樹下大道不遠處的御林廣場(Gendarmenmarkt)，中央是柏林音樂廳(前身



圖九：相對樸實的軍械庫內部。

為戲劇院 Schauspielhaus)，北側矗立著一座法國教堂(French Cathedral)。為何在德國境內會有法國教堂呢？時間回到大選侯在位後期，法國王室迫害雨格諾(Hugenot)教派，大量教徒逃出法國，大選侯立刻向他們招手，吸引具有長才的新教徒前來柏林定居，這座教堂即為此所建，1705 年落成時，雨格諾教徒移民已佔了柏林四分之一的人口。

結語

建築並非只有功能性，從它的外觀、內部裝飾，都可反映出建設當時的時代背景或時代精神(zeitgeist)以及意義上的象徵功能，如同我們在軍械庫所看到的，本是為了展現普魯士精神及國力所建，在好大喜功領導者的治下擁有華麗外表，但遇到刻苦簡樸的統治者時，又呈現了極為樸實的內在，不同作風即展現在建築物本身。而不論建築或歷史，都脫離不了人的因素，了解這些歷史及人物的背景，才能更深度體會所有具體展現在我們眼前的建築、街道、甚至整座城市。這些富含歷



圖十：死去士兵的雕刻頭像(取自 hiveminer.com)。

史的建築，穿越時空，從過去到現代，或堅毅不拔，或浴火重生，都承載了人們的記憶、歷史的遺緒(legacy)或榮光，並持續傳頌這些故事，如同走進無憂宮，不禁遙想腓特烈大帝吹著長笛、與賓客同歡的畫面。只是，想到法國教堂是為了當時受宗教迫害出逃的人們所建，數百年後的今天，建築進步了、工藝進步了，但現今世界上的不同角落，仍有人們因為不同的信仰受到統治者或是人們的壓迫。時間的長河不斷前進，令人忍不住想問，我們全體人類，是否也能隨著歷史的前進而進步呢？

參考文獻



圖十一：腓特烈一世鍍金頭像。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Hohenzollern-dynasty>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ederick-William-elector-of-Brandenburg>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ederick-I-king-of-Prussi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ederick-Wilhelm-I>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ederick-II-king-of-Prussia>

<https://www.spsg.de/en/palaces-gardens/object/sanssouci-palace/>

<https://www.visitberlin.de/en/neues-palais>

<https://www.stadtmuseum.de/ephraim-palais>

<https://www.visitberlin.de/en/zeughaus>

<https://www.berlin.de/en/attractions-and-sights/3560277-3104052-gendarmenmarkt.en.html>

Gutkind, E. A. (1964). *Urban Development In Central Europe*. London: Collier-Macmillan Limited.



圖十二：御林廣場及兩側教堂，右側(北)為法國教堂，左側(南)為德國教堂(取自維基百科)。

在圍牆之後—Mauerpark

張庭筑

在燦爛的陽光和笑容裡，歷史的圍牆巍巍地矗立在人們身後，而在圍牆之後...時光的流轉從不曾停下。

圍牆公園—Wall Park

Mauerpark 在德文的意思是「Wall Park」，在十九和二十世紀時，原址是普魯士鐵路的終點站「北站」(Old Nordbahnhof)，後來被西邊的 Stettiner Bahnhof 取代，因此成為貨運的集中場，在 1961 年柏林圍牆建成後關閉。

在 1946 年，二戰後柏林分裂為東西柏林，公園位於西柏林 Prenzlauer Berg 和 Gesund-brunnen 區的邊界，在柏林圍牆建成後，這個地域兩面都是圍牆，加上嚴苛緊密的守衛，因此被稱為「死亡地帶」(Death Strip)，其中

有一個觀景台可以讓西柏林的居民從牆上看到東柏林。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後，這個「死亡地帶」被當地居民指定成為公共空間，也是這個城市的其中一片綠地。

走進電影畫面的市集

柏林兩個星期的實習課程結束後，只多留了三天自己旅行的時間，原本的計畫是前往漢堡，一直很想親眼看看圖片上遼闊的港口，但計畫趕不上變化，今年度在漢堡舉行的 G20 會議引發的抗議讓漢堡頓時陷入危險憂慮之中，擔心與害怕之餘，還是更改了原定的行程，繼續留在柏林，很快地找到住宿後，就開始煩惱該去哪裡，實習課程的 study trip 帶我們走過了許多重要的歷史建築、景點，甚至是



圖一：市集攤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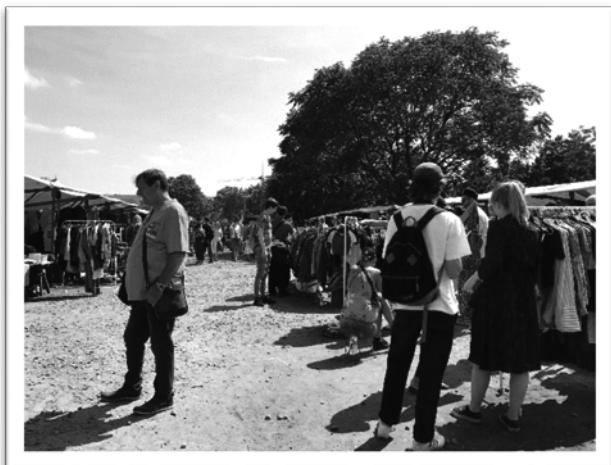


圖二：週日年輕人的聚會場所。

大大小小、熱鬧寧靜的街區，因此不知道還有哪裡可以去，腦袋靈光乍現想起跳蚤市集，在許多影集、電影裡的場景中，在一片寬闊綠地上許多小攤販(圖一)，販售許多二手、古董，是一個挖寶的好地方，也是一段悠閒的午後時光，於是開始搜尋，就找到了位於 Mauerpark 的市集，雖然不是歷史最悠久的市集，但這裡是柏林最大的跳蚤市集，也是許多觀光客必來的景點之一，在幾乎所有商店都歇息的星期日裡，人群們都在這裡聚集。

公園風貌

從地鐵站走出來大約十分鐘的路程，可以看到許多穿著時髦隨興的年輕人們(圖二)往著同一個方向前進—Mauerpark，公園大致上分為兩個部分：西邊的跳蚤市集與東邊的草地，跳蚤市集真的讓人非常驚豔，從家具、古老相機、彩繪瓷器、老照片、黑膠唱片、飾品、手作皮革筆記本、衣服等等包羅萬象，另外有許多設計師的小攤位可以選購(圖三)，還有許



圖三：市集的攤販。

多餐車以及水果、果汁、花朵攤位等等；東邊的草地(圖四)則是熱鬧蓬勃，大家慵懶的在草地上野餐、休憩、沐浴在最溫煦的午後陽光，旁邊有許多現場街頭藝人的演出，現場音樂的種類從嘻哈、搖滾、爵士等都有，草地旁邊就是柏林圍牆的遺跡，圍牆上布滿許多藝術家的插畫、塗鴉，是戶外的藝術展，也可以現場看到有人作畫的過程。

「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 15 分鐘」

—卡拉 OK

另外，最特別的活動是有卡拉 OK，草地旁有一個圓形的舞台，舞台旁有階梯式的座位區(圖五)，賣著啤酒的流動小攤販在觀眾席中穿梭，有一位主持人營造現場氣氛，所有的觀眾都可以自願上去唱歌，大家也非常投入在每位演唱者的歌聲中，情不自禁的搖動身體、甚至是站起來擺動著，在好幾個時刻大家也一齊大聲合唱著，感覺到身體不由自主的



圖四：草地區。



圖五：卡拉OK現場。

被震撼，感受到大家對於一首歌和那個時刻的熱衷，只要一個前奏奏下，先是一陣歡呼，然後是大家共同沉浸在旋律以及歌詞裡，無論是歌頌上帝的宗教性歌曲、朗朗上口的流行歌、經典老歌等，好似勾起大家的集體記憶，即使在現場的彼此是陌生人、從未認識，在每一首歌的時間裡，大家的默契十足，像是認識至少十年的朋友，更體會到音樂是多麼具有傳染力、生命力，更是人們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力量之一；記得那時候有一個大約十歲的小女孩自告奮勇的上台，她站上台後先用德文簡短的自我介紹，她選擇演唱的歌曲是一首聲樂，但是很可惜的是現場的音響設備裡沒那首歌的伴奏，所以她就用清唱的方式表演，讓我相當敬佩她的勇氣，在她因為緊張而顫抖的歌聲裡帶著稚嫩的自信，也贏得

了現場所有觀眾最熱烈的掌聲，下台一鞠躬後她開心又害羞地回到媽媽身邊，在一首首動人歌曲中，我對於柏林留下了很深刻的感受，像是成為了美好時光的配樂般，在我每次回想起都更愛上這座城市—柏林。

相遇的驚喜

回想起在 Mauerpark 的那個下午，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回憶，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地鐵站時，無趣地滑著手機等待，離我大約五步之遠的一個男子向我搭話，他問我是從哪裡來的，我說台灣，他聽了之後臉上充滿驚奇，他說，他正好要去見他一個台灣的朋友，他很有禮貌地詢問我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去，他和朋友正好就約在那個公園見面，我想了想反正是在戶外的公園，應該不會有生命安全的危



圖六：小丑的驚喜出現。

險，所以就答應了，他的朋友是一位十九歲在德國念書的女孩，她很開朗活潑，我們一見面聊天就很愉快。我很佩服她的勇氣，在十九歲的時候做出留學的決定，離開熟悉的家鄉，到一個陌生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她也笑著說好久沒說中文好懷念喔，聽著她說著生活上的各種酸甜，儘管我的年紀只比她大兩歲，卻有種感覺她比我還要更成熟、獨立的感覺，我想那就是一種成長吧。我們三個人一起坐在草地上聊著，突然，在我們毫無防備、注意時走出來一個穿著滑稽的小丑(圖六)，根據他們說的，那個小丑是 YouTube 上有名的街頭藝人，他會毫無預告地出現在各國的各大公園中，然後和路人們互動，我們竟然如此幸運的就在那天遇上了！現場草地上的觀眾都被小

丑逗得哈哈大笑，氣氛相當熱鬧，為那天的下午又再增添了一個美好的回憶時光。

美好的週日

Mauerpark 在我心中是一座有生命力和年輕氣息的公園，坐落在交通方便的地鐵沿線上，離開公園後，我在附近的一家咖啡廳坐著休息，六七月正好是柏林最舒適天氣的時候，大家慵懶的在咖啡廳戶外座位區閒聊、和朋友聚會，桌上的啤酒一杯接著一杯，因為喝酒而微微脹紅的臉頰堆滿笑容，談話也在酒精的加持下更活潑風趣，我在最靠近街道的戶外座位上寫著明信片，這樣就可以把當下的美好轉為文字寄給遠方的家人和朋友，好像就留住了那些時光。

東德監聽風暴—秘密間諜史塔西

陳玥融

「我們檔案局的責任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清算加害者，而是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

—史塔西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無所不在的史塔西

史塔西 (Stasi) 是德語「國家安全」(Staatssicherheit)的縮寫，但對東德人而言，這卻是個讓人聞風喪膽、不寒而慄的詞彙。

二戰過後，德國被蘇、英、美、法瓜分佔領，而隨著情勢演變，原本的四區最終變為兩區，分別是英、美、法佔領區合併而成的西德(聯邦德國)及位於蘇聯佔領區的東德(民主德國，DDR)，地理分布圖見圖一。東、西德最大的差異，便是其政治體制的不同。西德是個由西方國家共同領導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東德因為被視為蘇聯的衛星國，所以是遵從列寧思想的共產主義。



圖一：蘇、美、英、法佔領區域圖。

就如同其他共產國家一樣，東德不實行權力分立制度，而他們的最高國家機構底下又有一系列的組織，比如德國民主婦女聯盟、工會、自由德國青年等等，其中，國家安全局 (Stasi，其代表性徽章見圖二)便是其附屬機構之一。在當時，Stasi 是一個相當有權力的組織，其工作內容包含鎮壓異己、蒐集軍事情報、逮捕犯人、監視監聽等等，是個帶有祕密警察意味的情報機關。而 Stasi 能在東西德境內建立緊密的情報網，靠的便是散布各地的情報員。根據歷史資料，至少有 60 萬人曾為 Stasi 服務(包含正式聘員與非正式的情報提供者)，在當時甚至有專門的間諜學校(史塔西學院)來培育專業間諜。而除了這些專職特工、



圖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Stasi)徽章。

軍官及黨內部員以外，Stasi 的情報來源也有部分來自民間，使得當時的東德社會出現了人人監督彼此的奇特現象。這其中包含你身邊的同事、朋友、老師、同學，甚至連你的親人都有可能會被迫出賣你的消息，而且在你被告發之後，還會逼迫你也加入間諜的行列為 Stasi 服務。而就是因為 Stasi 手中握有如此緊密的情報網，因此「我們無處不在(Wir sind überall)」，便成為了史塔西的標語之一。

深入敵軍的情報員—Günter Guillaume

Stasi 的對外情報局在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的長期主政下成績斐然，也曾被譽為是冷戰時期效率最高的情報機構。其對外間諜網路甚至深入西德的政府高層、政治界與商界，成功為東德政府獲得許多第一線的敵軍內部消息。

而在歷代所有的情報員之中，最為人所知的便是君特·紀堯姆(Günter Guillaume)。君特·紀堯姆是潛伏在西德政府中層級最高的東德間諜，在 1972 年至 1974 年曾任「華沙之跪」主角-總理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的私人

政治助理。而當他的間諜身分在 1974 年被揭穿，同時也宣告了總理的引咎辭職。

Günter Guillaume 被派入西德後，自 1957 年便開始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簡稱社民黨，SPD)服務，並展現了極佳的組織才能，因此不久就被推薦成為新任社民黨總理 Willy Brandt 的私人政治助理，進而踏入西德政權的核心。而 Willy Brandt 也十分信任 Günter Guillaume，因此他不僅能為總理安排行程，甚至連總理的公事包都能保管，由此可知他能多次獲得藏在總理身邊各處的機密情報並傳回祖國。

Günter Guillaume 被西德警方逮捕後，終於在 1981 年因為一次間諜交換機會被順利釋放回東德。

對東德來說，他是立了大功的功臣，因此他不僅被提升為國家安全部的上校，甚至被稱作「和平間諜」，並於 1985 年以「對於民主德國的和平安全與強盛做出的特殊貢獻」為由，被國家安全部大學(Hochschule des Ministeriums für Staatssicherheit)授予名譽法學博士學位。



圖三：史塔西檔案局內部成堆的碎紙袋。



圖四：史塔西博物館外觀。

史塔西檔案局

Stasi 在獲得線民的回報之後，會將每個人的資料建檔存放，其資料形式包含紙類文件、影音資料及索引卡片等等。原本這些資料應隨著東德瓦解而銷毀，但礙於其資料量過度龐大，因此在政府來不及完成銷毀工作時就被東德人民給攔了下來。

Stasi 成立 40 年來所持有的監聽資料其數量及規模十分驚人，據傳在 1989 年闖入柏林史塔西總部大樓的民眾看到的景象包含成堆已被銷毀的資料山，以及尚未被銷毀的 3900 萬張索引卡跟圖文資料百萬份，甚至大樓內所有的碎紙機都因為超負荷的工作而全部陷入故障。這些當年被市民接收下來的私密資料，如今都還被完整保存於史塔西檔案局中。

史塔西檔案局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護並管理 Stasi 所留下的資料，而民眾可以依據「史塔西檔案法」的規定調閱自己的案底。據資料統計已有超過 600 萬次的申請，包含個人申請、研究或媒體申請以及訴訟和犯罪調查等等。而在個人申請部分已經約有 170 萬的東德人申請調閱，相當於東德人口的 10%。



圖六：東德時期之監聽設備。

不過因為當初 Stasi 建檔時網際網路尚不發達，因此無法將這些龐大資料電子化，查找起來也就十分麻煩。

若今天有申請人提出申請，工作人員就必須從上千萬份的索引資料卡中人工核對是否有申請者的名字出現，光這個步驟可能就要花費半年的時間。而之後若發現該申請人留有案底，工作人員便要開始分頭找尋資料，資料少的話最快幾個月就能完成，但也有一些拖至兩年的例子。待資料整理完畢後，檔案局會通知當事人到現場或檔案局旗下的十二個分支機構抄寫或影印，但不能把正本帶回家，而這整個申請流程是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的。

另外檔案局本身也設有研究部門，專門解讀情治檔案，到目前已出版上百本專書，探討議題包含情治檔案慣用語、史塔西的組織結構、吸收線民和蒐集情資的手法及史塔西監聽民運人士的電話譯文等等。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曾說：「學術研究是檔案局的工作重點，我們的出版品，特別適合做歷史研究者的參考資料。」而這些檔案局出版的專書、刊



圖五：國家安全部 Stasi 部長辦公室。

物和解說摺頁，幾乎全部都可以免費索取，或在網站上直接下載。

耗時多年的檔案修復計畫

不過檔案局內的檔案從原本雜亂無章的碎紙片(見圖三)到今天如此有系統性的重建，其實也讓德國政府花費了不少心思。這個大規模的檔案修復計劃始於 1995 年 2 月，剛開始大家也是毫無頭緒，只能從碎紙袋中一張一張紙片拿出來核對，像拼拼圖一樣慢慢拼湊。但按照這樣土法煉鋼的做法做下去，一個人一天頂多也只能拼對出 10 張。依據他們統計，經過 10 年的努力他們僅修復約 90 萬張紙的內容，而這些資料只占了所有秘密檔案中的 3%。照此速度計算，他們要 400 年才能處理完所有的檔案袋。

因此到 2000 年底，德國議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啟用現代化工具來取代人工作業。德國政府委託柏林弗朗霍夫研究院(Frauenhofer Institute)開發高速掃瞄技術，至 2003 年，該研究院宣佈，只要把紙片貼在薄膜上，經傳送帶高速通過大型掃瞄設備，再由多台平行運作的電腦將破碎的文件拼在一起，就能在 5 年內完成 6 億張檔案碎片的拼湊，成功解決檔案修復問題。

史塔西博物館

史塔西檔案局為政府機構，一般民眾不能隨意進出，但如果對東德當年的監聽設備及

所留存的史料有興趣的話，史塔西博物館是對外開放的，民眾可以購票進入參觀。史塔西博物館就建立於柏林 Stasi 總部原址(圖四)，現有多個常設展及特展，讓參觀民眾更加了解極權統治對人民的監控和迫害。博物館內也大致保留了當年的辦公室設施，偵訊室以及許多秘密警察的監聽設施和工具(圖五、圖六)。依據展館資料顯示，當年居住在東德的人，估計有三分之一，約 600 萬人曾被建立過秘密檔案。

結語

德國一直以來都是個不平靜的地方，他們在歷經了納粹極權統治、東德共產體制後還能在今天成為走在科技尖端的先進國家，或許與其面對歷史事件的態度有關。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雖然德國歷史曾有諸如以上令人感到難過的事件發生，但他們不會刻意隱瞞真相抑或塗改歷史資料宣稱自己是清白的。他們對待歷史過錯的態度十分謙卑，致力於尋求補償辦法，希望後代謹記教訓並避免歷史悲劇重演。其實在過去也有如白色恐怖的類似事件發生在台灣，其中所造成的許多誤會與不諒解到今天仍然深深影響部分台灣人民的心理，造成政府與民眾雙方對立。若我們也能開始有建構轉型正義的想法，或許就如同檔案局局長 Roland Jahn 所說，「在真相和責任釐清後，開啟對話與和解的可能」，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好、更進步的國家。

讓我們來談談柏林這座城市吧

陳彥亘

“Ich bin ein Berliner”— John. F. Kennedy

「我是一個柏林人」—約翰·甘迺迪

初遇柏林

初來到柏林這個城市，其實是有些失望的。或許是印象中的歐洲都是陽光明媚，總有著河岸旁的綠蔭繁花，路旁羅列著巴洛克風格的建築，走在石磚街上，啜上一口咖啡的愜意吧。然而，在柏林，到處都有施工中或待施工的建築—拔地而起的鷹架、綿延的鐵皮圍籬，是我在柏林最常看到的風景了。除了一、兩天的好天氣，其餘都是陰雨綿綿，有時還伴隨著強風，溫度直逼台灣的寒冬。要說唯一符合歐洲印象的，大概繁茂的綠地吧。

然而，撇開起初的小小失望，我仍對在柏林的生活充滿著期待。生活在柏林，大小事都是新奇而有趣的，說不上文化衝擊，卻是涓涓滴滴的，回憶中的美好。

生活在柏林—食

說到德國，很多人直覺得會聯想到豬腳、香腸、啤酒。然而，即使柏林的物價在歐洲已經算低的，卻也經不起天天外食。因此，除了

常常以三明治、潛艇堡果腹之外，麥當勞也成為我最常造訪的地方。但是，身為亞洲人，除了三餐是離不開米飯、麵食，也習慣正餐吃熱食，所以，在吃了一個禮拜的麵包之後，只要去到購物中心，我一定會直奔中國餐館，雖然口味為了迎合西方人而有些改變，但仍是救我於水火之中的功臣。

然而，柏林的特色小吃—咖哩香腸(圖一)倒是真的美味，雖然總共只吃了兩次，但卻都讓人想一嚐再嚐。

另外，宿舍配備有功能齊全的廚房。或許是外食費用高，學生多半自己下廚，所以廚房內用品一應俱全，隨時都可以開伙。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宿舍對面的超市買食材，在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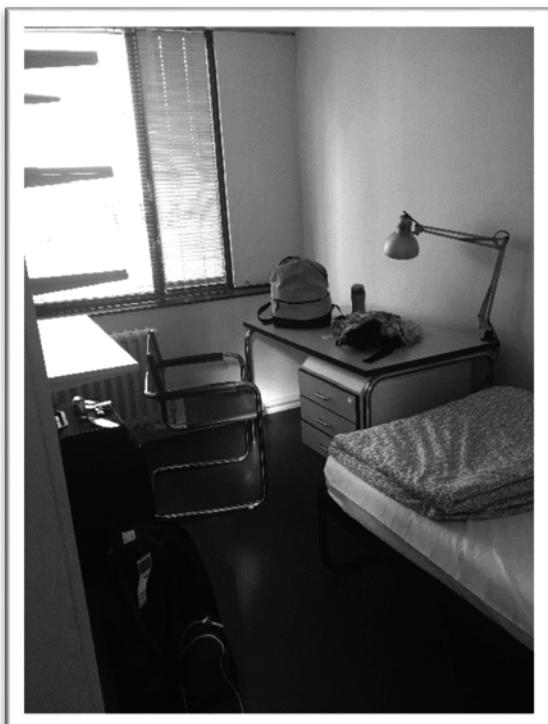
圖一：柏林小吃—咖哩香腸。

廚房內解決晚餐，不但便宜，更能吃到熱食，真是個 win-win situation。

生活在柏林—衣

雖然我們拜訪柏林的時間點是 7 月，但因為緯度較高，我決定還是搜集一些資訊比較保險。上網做了功課以後，決定帶台灣夏天的穿著加上幾件薄外套就好。誰知道，到了柏林，才驚覺不對勁。剛下飛機，手機裡的天氣預報顯示外面居然只有 11 度左右，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柏林的幾天，印象中只有第二天是陽光明媚的，其餘的都是下雨伴隨著涼風，在室內到還覺得溫度宜人，比起台灣的酷熱簡直是天堂，但一到室外，就有些涼了。尤其是郊區，還記得在我們參訪薩克森豪森集中營那天，



圖二：自由大學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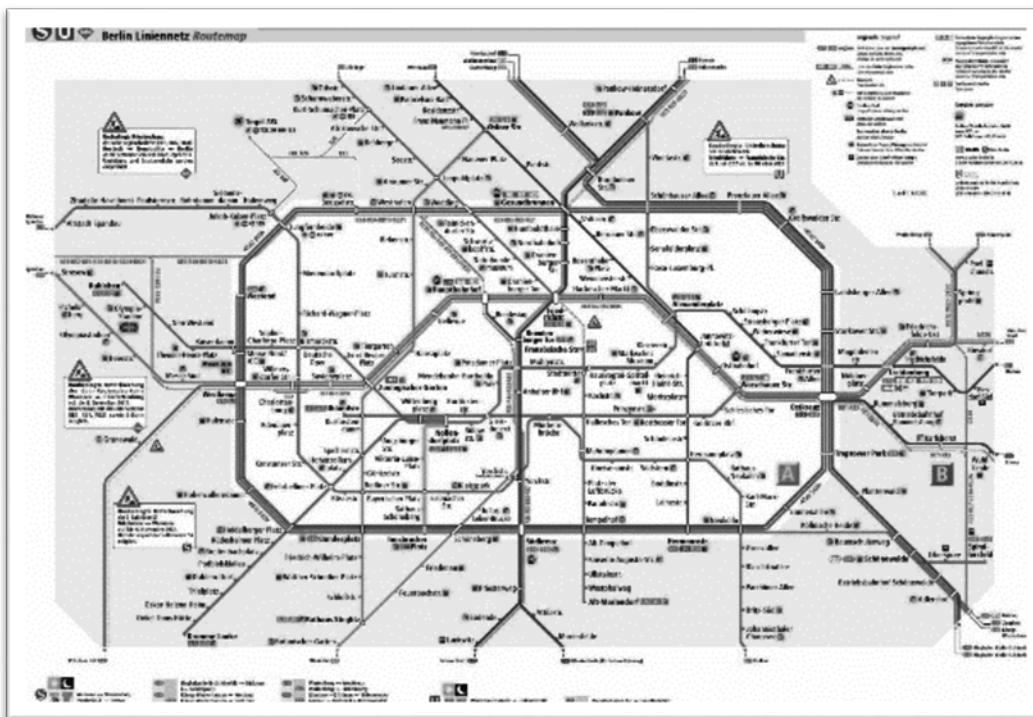
圖三：萬湖。

除了溫度低之外，因集中營空曠，凜冽的風夾雜著雨不停地打在身上，只穿著薄外套的我，真真實實地體驗到當時集中營中所謂「犯罪分子」的痛苦生活。

生活在柏林—住

在柏林實習的期間，我們住在自由大學的宿舍。自由大學的宿舍都是單人房(圖二)，環境比起台灣一般大學的宿舍可以說是很高級了。又，因其地處郊區，除了安靜外，空氣也清新許多，不遠處還有一座萬湖(圖三)，無事到那走走也是挺愜意的。

雖說是宿舍，卻和台灣很不一樣。在師大，穿過一條師大路就是校區，但在柏林，宿舍地處郊區，每天早上，我們必須從宿舍搭公車，轉乘地鐵，再轉公車，零零總總大概花了 1 個小時才能到學校。看似不方便，但在柏林的兩個禮拜期間，卻一點也不覺得麻煩，甚至覺得很正常。大抵是看著整車的學生而不覺得的辛苦吧。



圖四：柏林地鐵路線圖。

生活在柏林一行

柏林雖然不大，但交通系統卻非常的複雜，從地鐵路線圖就能看出一二。(圖四)德國人崇尚環保，人行道總和腳踏車道並行，時常一不注意就站在腳踏車道上，被騎士提醒呢。此外，在地鐵上也常常能看見德國人帶著腳踏車上來，而大火也都習以為常，想必這樣環保的交通方式已行之有年。

另外，有趣的是，在德國搭乘大眾運輸，買票是採「良心制」。上公車時，沒有刷卡機，雖然大家會亮票給司機看，但他也不會仔細檢查，甚至有些看也不看，地鐵入口也沒有閘門，若是真有人不買票，也可以搭霸王車。但是，若被查票人員抓到，可是要附上好幾倍的罰款，得不償失。

柏林有感

在柏林的兩個禮拜，最開始的失落很快地就被更多的感動所取代，或許是看見了更多她背後的故事，或許是被整座城市的氛圍所感染，又或許是學會從歷史看見一座城市。

柏林給我的感覺，好像是座一半的城市。

56 年前，一道牆將柏林一分為二。

1963 年，約翰·甘迺迪訪問西柏林時，在市政廳廣場發表了演說。他強調自由、預言了柏林的統一，而其中“*Ich bin ein Berliner*”則是整場演說的最高潮。

56 年後，東柏林和西柏林，成為了柏林。

然而，這座城市卻若有似無的讓人覺得不完整。新的、舊的、以前的東、西柏林、集中營裡的天空、集中營外的天空……。



圖五：柏林圍牆痕跡。(圍牆遺跡出處：摘自 La Fleuriste 部落格)

一座城市內，卻處處提醒著人們她曾經是殘缺的。路上蜿蜒的圍牆遺跡、東德博物館、集中營、猶太人博物館。

這半邊，和那半邊，合而為一。

然而 $0.5+0.5>1$ 。也許是這種勇於展現殘缺的態度吧，就像是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孃，曲終後才發現她的義肢，這種擁抱不完美的態度才是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東西柏林合併後，人們擁抱彼此的完美和不完美，合而為一。並且，柏林人沒有淡忘過去。他們更努力的想要挖掘、了解過去的歷史。人的本性是逃避的，但他們卻挑起了這種傳承的使命感，教育世人，這種奇異的使命感在柏林更有一種詭異的和諧。

“Ich bin ein Berliner”這句話，不再只是對於自由的讚頌和期盼，更是擁有自由的驕傲，而現在，所有的柏林人都能夠大聲的說出來。

或許是歷史使然，柏林這座城市總有些陰鬱。有人說是德國人不解風情，有人說是不肯去的亡靈。

她背負著沈重的歷史，但這並沒有將它壓垮，反而讓她越來越茁壯，不只扛起了過去，更肩負著未來。

柏林不是美的。她沒有巴黎的優雅，沒有倫敦的高貴風華，沒有羅馬的威嚴，也沒有希臘的風情，但她卻是最有個性的城市。她的個性，並非源自於風景的奇異，而是來自於整座城市的故事。

柏林，洗盡鉛華，以新的面貌展現於世人眼前，但我們卻總能從一磚一瓦中窺見逐漸斑駁的歷史。

品味柏林，就像品味一盞茶，淺啜細品，清淺濃淡，她的驕傲、她的失意、她的堅強、她的傷疤。

通往自由世界的櫥窗—柏林圍牆

劉昱安

走在柏林的街上，無論是波茲坦廣場抑或是國會大廈周邊，總能看到平滑的柏油路中間有一條以石磚連成的線。仔細一看上面寫著「Berlin Mauer 1961-1989」(圖一)，原來是過去柏林圍牆存在的痕跡與紀念。柏林圍牆為冷戰時期的標誌性建築，也是分割東西歐鐵幕的象徵。

築起高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根據波茲坦協定美國、英國、法國與蘇聯分區佔領德國，分別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也就是一般所稱的西德與東德。其中柏林又被分為四個區域由四國分區管理，英美法佔領的部分稱為西柏林，屬於西德領土；蘇聯佔領的部分則為東柏林，為東德首都。而西柏林如同孤島般被東德包圍著(圖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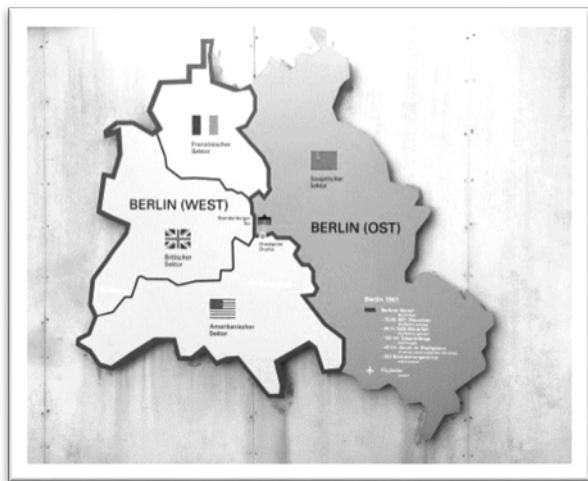
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里希(Walter Ulbrich)宣稱東德的政權不穩定因此決定關閉邊境一段時間。東德政府稱圍牆為「反法西斯防衛牆」或「強化邊境」，目的其實就是阻止東德人民逃往西柏林。最先關閉邊境，使得東西德人難以自由往來，原本在西柏林工作的東柏林也因此無法工作，也有許

多家庭因此被拆散。接著架設鐵絲網，不到一週之內漸漸蓋起磚牆成為真正的圍牆，最終版本的圍牆則在 1975 年完工。事實上在圍牆建造過程中，許多西德和美國官員以口頭譴責柏林圍牆，但私底下卻接受它，甚至抱著歡迎的態度。西方國家他們實際擔憂的是實力強大的蘇聯會入侵西柏林，但有了柏林圍牆成為了這個問題的解答，似乎代表蘇聯無意佔領西柏林，單純鞏固其在東德的統治。

柏林圍牆全長大約 155 公里，高度約 3.6 公尺，大致包含混凝土牆、瞭望台、開放地帶等部分。東德側的圍牆通常有警察密集巡邏，且圍牆不只近乎垂直，頂端還做成了管狀增加攀爬的難度，若成功爬上圍牆，則來到兩道牆之間空曠的開放地帶，也就是「死亡地帶」。躍到地面迎接而來的是釘床、警犬以及總數



圖一：柏林的馬路記錄過去圍牆的所在。



圖二：二戰後分區佔領的德國。

高達 300 個的瞭望台，且邊境軍人有權在瞭望台上射殺意圖逃往西德的人民。繼續往前則來到會留下任何足跡的控制區域、偵測入侵者遠近的探測燈、防止車輛通行的壕溝，最後才到達與西柏林只有一牆之隔的另一側圍牆(圖三)。由此可見如此嚴密的防備，東德人要翻越圍牆逃往西柏林的難度之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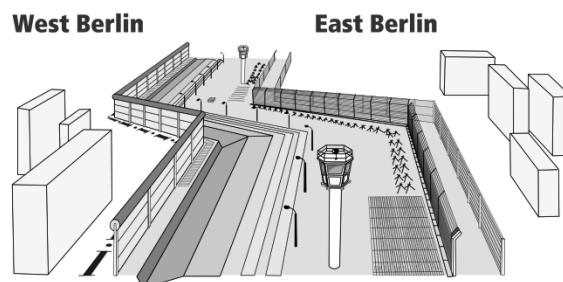
破釜沉舟

然而從 1961 年 8 月 12 日東德政府開始築起圍牆，東德人並沒有因此放棄追求自由於是選擇翻牆。對自由的渴求讓人們在使出渾身解數想辦法逃離東德，有人採用跳樓、直接翻過還沒有建得太高的圍牆、挖地道、游泳、開車高速衝破邊境等方式翻越柏林圍牆，共有約五千人成功地逃入西柏林，三千多人被逮捕、打死或受傷，死亡人數超過七百人。

圍牆建造初期的前幾天，主要為鐵絲網和部分的混凝土。許多東德人選擇從剛好處於邊界的建築物的窗戶跳下，降落在西柏林的

領土上，有時西柏林消防員會用安全網，或是西柏林人也會準備棉被接住那些跳下來的人(圖四)，甚至也有人利用自製的降落傘降落。到了十月中旬，有更多地區用大約一公尺的牆取代鐵絲網。當東德人民發現他們可以爬過或炸開這座牆，東德的工人就會把它蓋得更高、更厚，瞭望台也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儘管如此，仍然阻擋不了數以百計的東德人民用盡各種方法來到西德。

在柏林圍牆豎立的早期，大多數人認為雖然東德政府可能冷酷無情，但是邊防士兵不會射擊同樣身為德國人的同胞。然而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期待，悲劇一再上演。1960 年東德《開槍射擊令》生效，代表留守在東德邊界的士兵可以對試圖翻閱圍牆逃離東德的人民開槍射擊。在 1962 年，年僅十八歲的彼得·菲希特(Peter Fechter)和朋友企圖翻越圍牆，朋友們成功了，而當彼得已經攀上了圍牆，正要翻越的那刻響起槍聲並遭子彈擊中。此時西柏林有記者和邊防軍人在場，趕緊將急救包朝彼得扔去，但彼得已無力自救，成為第一位試圖攀越圍牆而遭東德士兵射殺的犧牲者。



圖三：柏林圍牆的結構。

金蟬脫殼

1961年當時圍牆還沒蓋起，而是帶有刺的鐵絲網分隔東西柏林。一位負責東柏林邊界的十八歲士兵康拉德·舒曼(Conrad Schumann)，身穿制服配備衝鋒槍不時抽著菸來回踱步，引起了在西柏林邊界的記者注意，就在其他守衛因疲憊稍微有些鬆懈，舒曼替換了手中衝鋒槍為較輕的沒有子彈衝鋒槍。此時西柏林人朝他喊著「快過來」，而且有台西德警車等著他，於是矯健地翻過鐵絲網，衝鋒槍也隨著舒曼的跳躍落地，西德警車便馬上駛離把他帶走。西德的攝影師彼得·萊賓(Peter Leibing)紀錄了這歷史性的一刻(圖五)。

逃到西柏林的方法，不只是從天上或地面上越過柏林圍牆，還可以從地下挖掘地道抵



圖四：透過跳窗的方式逃往西德的民眾。



圖五：舒曼跳過鐵絲網的畫面剛好被記者捕捉。

達。該工程名稱為「57號工程」，是柏林圍牆併立期間頗大規模且成功的逃跑計畫，名字來自它幫助了 57 名東德人順利到達西柏林。考量若在東柏林動工不但可能隨時被祕密警察史塔西(Stasi)發現，挖出來會被當作證據的廢土也不容易處理，於是這條地道始於西柏林的一家鄰近圍牆的烘焙坊地下室挖起，最後通往東柏林一間公寓的浴室。由已經順利逃至西德的 Joachim Neumann 及其朋友為了幫助自己的親友以及更多人逃脫，於 1964 年發起這項挖掘行動，招募了三十五位志願者共同參與。地道位於深入地下 12 公尺處，全長 145 公尺，內部大約是一位成人稍微彎腰可通過的高度，共耗費六個月才完工。當西柏林端的人們一發號暗號，東柏林的人即可開始行動，要通過地道的人們不能攜帶行李，只能帶一些重要文件。當他們在通道中行走連害怕的時間都沒有，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多遠，但是知道在路的盡頭迎接自己的是自由，成為繼續往前的動力。在 1962 年到 1971

年之間，總共有 11 個隧道工程，然而其中只有三個真正完工並被成功利用。

推倒高牆

1989 年，受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宣布開放邊境，有大批的在匈牙利度假的東德人逃離至西方。東德境內的城市萊比錫率先發起週一示威(Montagsdemonstrationen)，為和平反政府遊行，目的在爭取自由出國、民主選舉等權利，後來在其他東德城市也相繼跟進，舉行規模大小不一的遊行。該年恰逢德國統一社會黨更替總書記，新的東德政府決定鬆綁東德人民的旅遊限制。11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君特·沙博夫斯基(Günter Schabowski)在國際記者會上宣布東德人民無需旅行證件等證明即可申請個人出境，在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邊境也可以辦理永久離境，當場上有記者詢問何時生效，沙博夫斯基因為誤會上級命令便回答立即生效，實際上原先是預計隔日開放邊境。由於錯誤的公布馬上生效以及媒體的大肆報導，導致當天大批東德民眾走上

街頭湧向檢查站要求通過到西柏林，邊防軍人也沒有收到是否要武力介入在邊界等待開放的人們，最後停止阻攔開放人們通過，圍牆也開始被人為拆除(圖六、圖七)。到了 12 月底，東西柏林之間被柏林圍牆阻斷的主要街道已重新暢通。東西德也在隔年十月統一，結束了因冷戰兩地分隔四十年的局面。

東邊畫廊

東邊畫廊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戶外畫廊，也是現存柏林圍牆遺址中最長的連續部分，全長大約 1.3 公里。圍牆倒塌後，有 118 位來自 21 個國家的藝術家開始在殘存的圍牆上作畫，共繪製了 105 幅作品，為原本灰冷的圍牆帶來生氣蓬勃的新樣貌，畫作主題多與政治、冷戰的陰影、對自由的追尋相關。在 1990 年 9 月 28 日正式以戶外畫廊開放，一年後被列入受保護的遺產。

由於東邊畫廊完全暴露在戶外，歷經風吹日曬雨淋造成的侵蝕，還有塗鴉等人為破壞，造成三分之二的作品損壞。因此在 1996 年開



圖六：倒下的圍牆。



圖七：民眾試圖破壞柏林圍牆。

始有藝術家發起東邊畫廊的保存及修復工作。到了 2000 年時修復了其中 300 公尺的圍牆、33 幅畫作也重新粉刷，在 2009 年正值柏林圍牆倒塌 20 周年，德國政府斥資兩百萬歐元進行東邊畫廊修復工作，有 87 位藝術家參與之中修補或重新繪製 100 幅作品，除了少數幾位原本最先參與創作的藝術家拒絕抄襲或重畫自己的作品。

東邊畫廊的著名作品包含 Dmitri Vrubel 的《兄弟之吻》(圖八)，畫面中的兩人為蘇聯領袖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與東德領導人埃里希·昂奈克(Erich Honecker)。該親吻畫面來自 1979 年的照片，當時布里茲涅夫到東柏林參與慶祝東德成為共產國家三十周年，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元首會面時，都會以互相親吻方式代表問安，於是這刻被捕捉下來並廣為流傳。在這幅作品旁有一行註解「上帝啊！將我從這令人窒息的吻中拯救出來吧！」，彷彿傳達著儘管東德政府與蘇

聯關係看似緊密，東德人民卻想從蘇聯的手掌心中抽離。除了《兄弟之吻》，另一幅較知名的作品為 Birgit Kinder 的《Test the Rest》(圖九)。一輛東德式轎車(Trabant)以東柏林朝西柏林方向從圍牆撞出，明顯表達東德人民奔向自由的渴望，衝撞圍牆也在所不惜。

東邊畫廊之外，柏林市中心如波茲坦廣場(Potsdamer Platz)、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也零碎的保存了柏林圍牆的遺址。儘管多數的圍牆已經拆除，柏林的街道仍能看見過去東西德分界的蹤跡，低調的紀念著這塊土地的歷史，悄悄的融入人們的生活當中。現今看著熙來攘往的人群，令人難以想像兩德統一前有堵圍牆分隔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度，另一個則是無時無刻可能受政府監控與壓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這道牆有多少家庭被迫分隔兩地難以相見，又多少人為了投奔自由卻以失敗告終。柏林圍牆是東德人民窺探西柏林自由



圖八：《兄弟之吻》。



圖九：《Test the Rest》。

世界的櫥窗，儘管付出代價極高，仍然義無反顧的抓住任何機會與希望，體現了匈牙利詩人裴多菲所言「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的精神。

參考資料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8541>
https://read01.com/23dPBQ.html#.Wes_RFuCx0w
https://read01.com/BE6KeB.html#.WetD_VuCx0w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14/n3343367.htm>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germany/11140109/An-audacious-dig-for-freedom-beneath-the-Berlin-Wall.html>
<http://hottopic.chinatimes.com/20160830006061-260812>

<https://datavizblog.com/2017/07/27/infographics-the-history-and-fall-of-the-berlin-wall/>

<https://kknews.cc/zh-tw/history/xmrml9r.html>

<https://www.klm.com/destinations/tw/tw/article/the-east-side-gallery-art-on-the-wall>

<https://www.visitberlin.de/en/east-side-gallery>

<https://gushi.tw/three-way-to-cross-the-wall/>

<https://read01.com/BE6KeB.html>

<http://www.epochtimes.com/b5/11/8/15/n3344150.htm>

<https://www.google.com/culturalinstitute/beta/exhibit/east-side-gallery/gQA-JocMp?hl=de>

<http://www.eastsidegallery-berlin.de/>

一戰後柏林住宅新視野—湯姆叔叔的小屋

蘇郁婷

《Color should be used to underline the spatial character of the development》

- Bruno Taut

「顏色是用來強調建築的空間特徵。」

—布魯諾·陶特

前言

一戰結束後(西元 1920 年代)，德國為了戰後重建，興起了民用房屋計畫，即使當時德國的經濟狀況亮著紅燈，許多建築師對未來充滿新穎的期盼，因此，在建築上的發想注入了不少奇特、瘋狂的新穎元素。所謂的現代化即是充滿可能性， "Golden Twenties" 象徵當時居住型建築的蓬勃發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湯姆叔叔的小屋區(Onkel Tom's Hütte Estate)，座落於柏林市策倫多夫區(Zehlendorf)的格魯內瓦爾德森林(Grunewald forest)邊境，建造於 1926 年至 1932 年，是由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雨果·哈林(Hugo Häring)和奧托·魯道夫·薩爾維斯伯格(Otto Rudolf Salvisberg)等三位當代傑出建築師攜手完成，以哈里特·貝切·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 1853 年小說《Uncle Tom's Cabin》命名，是德國 20 世紀最著名的住宅區之一，其建築設計更被視為現代化的先驅標誌。

踏入湯姆叔叔的小屋區可以感受到舒適宜人的氛圍，2000 多間房屋像積木整齊劃一地分布在此區，映入眼簾的除了最純淨的白色外牆，還有黃紅綠藍等色調穿插在其中，明亮的顏色、簡潔有力的幾何架構和維護良好的樹木注入了不少活力，在建築鑑賞家面前，湯姆叔叔的小屋區已被視為社會住房建設的典範。西元 1995 年，為永久維護該區建築架構以及開放空間的特殊性，不但立下國家紀念碑，同時制定相關保護法條和手冊，規定日後的建築師和當地居民在整修該區建築時，需依照原始的建築方式，包含構造、尺寸、顏色和建材等，不得擅自改變、標新立異，以延續湯姆叔叔的小屋區之價值。除此之外，U-



圖一：湯姆叔叔小屋。

Bahn 車站和購物街 Onkel Tom's Hütte 提供當地居民相當方便舒適的生活機能，成為中產階級移入的首選之地，也是柏林的高房價地段。(圖一)

湯姆叔叔的小屋與柏林住宅建築的歷史沿革

比起英國與法國，德國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是相對晚近的事，然而，隨著普魯士追求國家統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自俾斯麥至德皇威廉所走的富國強兵路線，德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較西歐各國有過之而無不及。19世紀至20世紀初，德國的民房建築仍舊是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一種樓高四至五層、環繞一個小庭院的四面集合式建築(圖二)，這樣的建築形式優點在於佔地小卻能創造高居住容納，然而，房地產權大部分都屬大地主的貴族階級所把持著，一般百姓多半是無產階級，必須辛苦地工作才能勉強承租一小戶，居住的環境擁擠，全家大小擠在狹小的生活空間，



圖二：19世紀德國民房樣貌。

生活品質極度惡劣(這樣子的房屋被建築評論家戲稱是「rental barracks」，亦即租來的監獄，見圖三)。

此外，19世紀至20世紀初，工業化使得農產量大增，同時醫療技術亦有所提升，歐洲社會普遍面臨龐大的人口快速增長。以柏林為例，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人口已呈倍數成長，而至1925年威瑪時代的"Golden Twenties"，人口已突破四百萬大關，此時柏林已躍居世界性的大都會，重要性與巴黎、倫敦相同，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亦造成許多建築物的毀損，急需許多新民房建築以紓困人口壓力，且需重建拓展許多公共建設。

從德意志帝國時代過渡到威瑪共和，城市中的市民快速增長為一個嶄新的階級－「市民階級」，此時建築家不再如過去完全為皇室所服務，而必須考量到整個柏林市的成長。因應當時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建築師不僅需要設計龐大的都市住宅計劃，更開始去思考一個建築的核心問題：「建築應該具備哪些功能？(What is the function of a building?)」亦即



圖三：19世紀居住環境與生活情況。



圖四：湯姆叔叔小屋(Onkel Tom's Hütte, Berlin, 1931)。建築不該僅止步於滿足居住的功能，更應該在美學層次上有所提升。

受包浩斯學院影響的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在建築上放棄早期獨尊貴權式的設計轉而追求純粹合理性的建築，亦即在經濟蕭條的局面下，創造一個簡單的形式以滿足一切生活和必須，同時兼具高雅和真實。面對當時一戰後德國的經濟衰敗，他運用便宜的建材(例如水泥)著手設計打造的湯姆叔叔的小屋，從今日的眼光來看仍然是設計感超然的民宅建築，筆直的線條與矩形是核心元素，透過對比顏色與前後景深的處理，外觀設計中的非凡著色成為視覺上的焦點，整齊的建築搭配自然植栽，使整個社區十分具有設計感，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因此被封為「色彩建築大師」(master of color building)。據聞其設計靈感來自於另一位威瑪時代偉大的畫家，同時也是包浩斯學院的教授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的畫作，其特色乃是抽象的幾何排列。(圖四、圖五)

湯姆叔叔的小屋區(Onkel Tom's Hütte Estate)是 GEHAG 建設公司所資助，由三位當代

傑出建築師共同打造完成的，其中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做出了最大的貢獻，整個北部地區的所有住宅都是按照他的設計去建造，包含外觀、內部格局以及街景等，他作為色彩建築大師的聲譽反映在外牆和房屋組件上，五顏六色的房屋外觀與當地的自然景象交織成安居樂俗的住宅社區。南部區域則由雨果·哈林(Hugo Häring)和奧托·魯道夫·薩爾維斯伯格(Otto Rudolf Salvisberg)設計建造，兩至三層樓的獨立家庭住宅齊整的排列於此區，雨果·哈林(Hugo Häring)在外觀設計上，擅長運用紅磚製成的壁架去強調房屋的角度與線條，另外，有別於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五顏六色的設計，為了讓外觀呈現一致性的視覺效果，雨果·哈林(Hugo Häring)使用統一的配色系統，以更加扣合住宅社區的概念；奧托·魯道夫·薩爾維斯伯格(Otto Rudolf Salvisberg)同樣在建築物的顏色和材料表現出鮮明的特色，房屋的顏色以街道的方式變化，為了



圖五：Wassily Kandinsky, Cossacks, 1910-1911。
資料來源：康丁斯基紀念網站
<http://www.wassilykandinsky.net>。



圖六：湯姆叔叔小屋區。

將同街道的房屋在視覺上作出區別，每間房屋的隔牆都會放置一塊紅磚製成的隔板。(圖六至九)

湯姆叔叔的小屋之建築特色

在整體外觀結構方面，所有的房屋均為磚石與水泥建造的獨立或多戶家庭住宅，平屋頂、石膏外牆、彩色窗戶、木製屋簷板、欄杆柱子等都是在房屋外觀上不可或缺的零件元素，且須依照規定的外型、顏色、材質和尺寸建構修復，例如雨水槽和水管必須以未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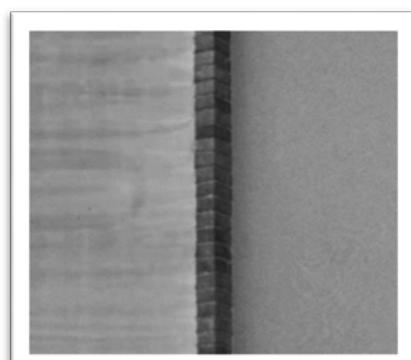


圖七：湯姆叔叔小屋-GEHAG 標誌。

鋅版製成，且每間房屋出水口的角度方向一致，不可擅自改變或增加雨水槽、水管的數量；外牆的石膏須採用光滑石灰水泥砂漿的形式，塗上礦物油漆，且所有可見外牆區域塊(百葉窗，門窗和側板等)均需保持棕紅色，不得疊加或覆蓋。為了讓房屋在肉眼上更加整齊劃一，不得安裝拋物面天線、衛星天線、太陽能設備，如果從地面上看不到安裝，則只能在屋頂上進行安裝，亦不得擅自在外牆上使用隔熱層或設置遮蓬、捲簾盒等，避免影響整體的外觀視覺效果。(圖一、圖十)



圖八：湯姆叔叔小屋區的獨立家庭住宅。



圖九：紅磚製成的壁架。



圖十：湯姆叔叔小屋的外牆。

房屋門口的部分，門前的通道是由紅磚石或灰石鋪排而成，由於門是凸顯住宅房屋的特色點之一，在材質使用上以木頭與玻璃為主，並且在顏色與形狀呈現豐富多彩的外觀設計，每間房屋將以各自的形式進行保存修復，不得任意改變。另外，為了房屋居民的安全，可安裝家用燈在屋頂或入口門旁，燈具類型和燈具的安裝要按照每條線路規定處理，而對於沒有信箱的住宅房屋，可以在前院放置郵箱，但郵箱的類型和擺放位置都要一致，不得標新立異。(圖十一、圖十二)

窗戶被視為「房屋之眼」，從設計和工程建築學的角度來看，它們是不可或缺的零件



圖十一：豐富多彩的入口門。

元素，在湯姆叔叔的小屋區中，運用不同顏色、形狀、排列結構與功能的窗戶創造出不同視覺的外牆，尤其在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設計的房屋中，五顏六色的窗戶更加顯而易見(圖十三)。屋頂設計方面，誠如前述提及，大部分的房屋均有平屋頂(只有少部分區域為尖屋頂)，使用的主要材質為純木頭，另外有些不同細部的設計(例如：屋頂懸垂、簷板覆蓋、磚帶鑲邊等)以便外觀視覺的區分，這些細部的設計不可被擅自改變或取代，屋頂上可安裝天窗，但位置必須設置於樑柱之間，且不能從地平面看到。(圖十四、圖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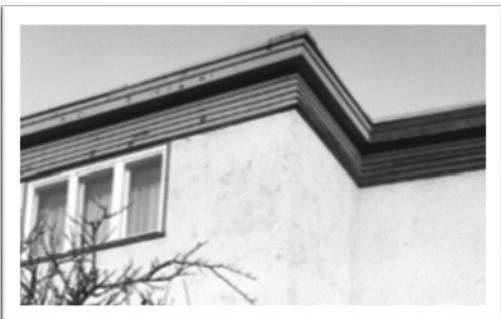
除了外觀設計方面需要呈現一致的視覺效果，內部的格局也是均依照建築師的設計去建造，例如空間的相對位置、房間的數量、格局的大小等，在設計建構上都是不得擅作主張進行修復改變。在提升建築美學層次的



圖十二：紅磚鋪成的門前通道。



圖十三：形狀不同的窗戶設計。



圖十四：屋頂簷板覆蓋的設計。

同時，三位建築師不忘兼具住宅房屋的生活實用性，因此，像陽台、花園庭院、屋間小巷等也都是湯姆叔叔的小屋之特色亮點之一，舉例來說，花園庭院的設計一方面塑造街道草坪的視覺形象，另一方面藉由種植草本、木本植物，以保持大自然和建築物的接近，讓當地居民更親近大自然；至於屋間小巷不僅能提供當地的孩童跑跳玩樂，更能拉近住戶距離，提高互動以凝聚社區的向心力。(圖十六、圖十七)

柏林住宅新視野—湯姆叔叔小屋之角色

承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新文化運動，包浩斯學院所奠定的厚實基礎，使得藝術進入工業這個核心理念被帶入住宅設計領域之中。在房屋規劃上，不但通過對建築物的精準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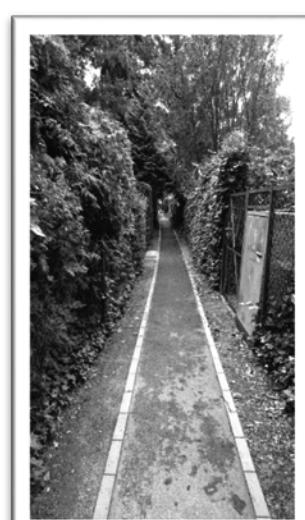


圖十五：屋頂磚帶鑲邊的設計。

量，實現了高度的空間差異化，樹木人口也被納入規劃，以保持大自然和建築物的接近；在結構設計上，藉由在其同質性中追求多樣性以遏制單一呆版的視覺效果，既符合社會住宅的理念，又兼具和當時與眾不同的美學層次。隨著地鐵、購物街的形成發展，自 20 世紀以來，湯姆叔叔的小屋區已經成為柏林最受歡迎的住宅郊區之一，拉回現今，這些房子的外觀對我們而言稀鬆平常，然而它們卻在將近 100 年前就已經完成，跳脫當時工業化建築的設計，展開柏林住宅的新視野，不禁再次佩服當時建築師們把眼中所展望的未來運用得宜，進而建造出如此溫和舒適的居住地。



圖十六：花園庭院。



圖十七：屋間小巷。

德法間的愛恨情仇史—法國史特拉斯堡

王鐳婷

歐洲聖誕市集首都

去年台北 101 將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聖誕市集搬來台灣，大家是否仍記憶猶新？始於 1570 年的史特拉斯堡聖誕市集在歐洲享有盛名¹，是歐洲歷史最悠久也最盛大的聖誕市集。

此封號其來有自，隨著基督教新教的傳播以荷蘭、德國為根據地逐漸普及，篤信天主教的法國西班牙則堅守崗位、捍衛其傳統天主教，地處於德法邊境處的史特拉斯堡集兩者之大成，不但兼具新教慶祝聖嬰耶穌誕生日的節日意義，又具有法國身為農業大國累積下來的精巧手工藝與美食餐點。因此自從十六世紀便一直是歐洲聖誕節日期間著名的市集。



圖一：披薩薄餅。

每年十二月成為了史特拉斯堡最繁忙也最絢麗的時節，特別是在夜晚降臨之時，彷彿城市突然意識到太陽力量的消失，自動將失去的光和熱情補回來：商店窗戶閃閃發光，裝飾品在外牆上閃爍，香料和肉桂的氣味帶回童年回憶，聖誕頌歌從教堂的深處流洩至耳中。

聖誕市場散佈在市中心的許多街道和廣場，特別是布羅伊廣場(Place Broglie)和大教堂廣場。數百名攤位人員用色彩繽紛的禮物和傳統裝飾品裝飾著飄逸松香的小木屋攤位。還有很多美食可以享用，像是糖果、葡萄酒、甜甜圈以及此處特有的美食披薩薄餅(Tarte flambée/Flammekueche)與香腸醃肉酸菜(Choucroute garnie)。

披薩薄餅(圖一)的出現和法國的烘培傳統有著緊密關聯，一開始這塊薄餅是用來測試烤箱溫度的，在溫度最高的時候大約簡單烤個一兩分鐘就完成了，在披薩文化風靡全球之前，這塊薄餅只是普通的家常菜，可以撒上培根和起司做鹹的吃，也可以塗上焦糖蘋果當甜點吃。而香腸醃肉酸菜(圖二)則是受到德國和東歐特色酸菜的影響，在西元 1648 年

西伐利亞和約簽訂之後，法國併吞了阿爾薩斯和洛林省，酸菜也就開始廣為被法國廚師所採用，作為阿爾薩斯省首都的史特拉斯堡也就被視為這道名菜的起源地。

每年在克勒貝爾廣場(Place Kléber)附近都會有一個巨大的聖誕樹，加上大教堂旁的溜冰場會讓孩子們玩得更盡興，還有音樂會與光影投射表演，讓所有慕名而來的人們有機會欣賞大教堂和城市的美景，並且體驗到豐富的阿爾薩斯傳統，挖掘這個富有法國文化氣息又具有德國東歐傳統的迷幻城市。筆者便是在這樣溫馨的氣氛下第一次與史特拉斯堡相遇，然後迷戀上了這個多變的城市。(圖三)

自古兵家必爭之地

位於法國東端與德國接壤的史特拉斯堡是法國甚至整個西歐公路、鐵路和內河航運的重要交通樞紐。史特拉斯堡港是萊茵河沿線的第二大港口，僅次於德國的杜伊斯堡。

史特拉斯堡最早被稱作阿根圖拉特(凱爾特語：Argentorate，拉丁文：Argentoratum)。這個名字來自於曾經在此處居住的凱爾特人的語言，而後羅馬帝國占領了這裡後也繼續使用，意思是伊爾河邊的山丘，延伸有「河邊之城」的意思。五世紀末時日耳曼人重建此城，並取名為 Strateburgum(由 Strate 與 Burgum 拼接而成)，意思是「道路城市」，因為在日

耳曼時期，史特拉斯堡位於東西橫跨萊茵河的交通要道上。現今史特拉斯堡的名稱 Strasbourg 是日爾曼語言的法語化。德語中的史特拉斯堡寫成 Straßburg，而「Straße」是街道的意思，「Burg」是城堡的意思。不論是以道路取名或河畔取名，都不難看出史特拉斯堡自古便扮演交通要道的角色。

神聖羅馬帝國三分天下

史特拉斯堡作為德法兩強權之間衝突之地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西元 840 年神聖羅馬帝國國王路易一世，也被稱為虔誠者路易(Louis the Pious)過世後，留下的大片領地被分給了三個兒子。路易一世死後，其長子洛泰爾(Lothair)即位，宣稱自己是王國的最高統治者。於是洛泰爾同父同母的弟弟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和同父異母弟弟禿頭查理(Charles the Bald)結成聯盟，反對洛泰爾，展開內戰。

日耳曼人路易和他的異母兄弟禿頭查理分別做為東法蘭克國王與西法蘭克國王曾經



圖二：香腸醃肉酸菜。

共同簽訂了史特拉斯堡第一份非以拉丁文書寫的官方手稿，是以古法語(Old French)和古高地德語(Old High German)寫下的史特拉斯堡誓言(Oaths of Strasbourg)。這次相互宣誓效忠便是為了一表雙方共同起兵反對他們大哥的決心，為了讓士兵們都能理解此誓約，這份文件使用方言撰寫，也因此在語言學上它成了古法語和古高地德語曾共時存在的重要證據。聯軍最終在 841 年的豐唐瓦之戰中擊敗洛泰爾。842 年，洛泰爾求和西元 843 年，三方簽訂凡爾登條約(Treaty of Verdun)，確立了三方鼎立的局面。(圖四)

不過在西元 855 年，控制中法蘭克王國的洛泰爾去世，他的三個子嗣再次把中法蘭克王國分為三份，分別是北部的洛林和普羅旺斯及南部的義大利，而他們也各自管理自己的領地。可是，管理北部兩片領地的兒子相繼在 863 年及 869 年去世，作為叔叔們的東法蘭克國王日耳曼人路易與西法蘭克國王禿頭查理又再次覬覦中間這片肥肉，簽署了《墨爾

森條約》(法語：*Traité de Meerssen*，德語：*Vertrag von Meersen*)瓜分掉洛林及普羅旺斯兩地，而義大利則繼續維持現狀。這條條約也成為了今日德、法、義三國國界的基本雛型。史特拉斯堡在這當中便落入了東法蘭克國王日耳曼人路易手中，也算是後來的德國人的統治之下。

政權更迭的緩衝帶

在此之後，史特拉斯堡曾經成為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一個自由治理的城市，自十三世紀起便脫離了主教的掌控，由城市議會管理城中事務如建築、鑄造錢幣和主持正義。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讓城市貿易蓬勃發展，水運可航行通至萊茵河、伊爾河與布魯克河，陸運則是歐洲大陸東北與西南向的必經之路。

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在西元 1681 年攻下此城之後，史特拉斯堡向皇權投降。它承認法國國王的主權，放棄了自身的外交特權，並將自身的防禦工事交給了國王的工程師。而後，



圖三：筆者於 2014 年聖誕節假期第一次造訪史特拉斯堡大教堂廣場。



圖四：西中東法蘭克王國示意圖。

由於工程師 Vauban 的建造設計，史特拉斯堡成為萊茵河和王國邊界駐軍鎮的強大據點。

西元 1871 年，在普法戰爭之後，這個城市再次成為德國的一部份，直到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才恢復到法國的統治下。法國在 1940 年二戰失敗後，斯特拉斯堡再次受到德國控制，直到 1944 年底以後，同盟國逼退德軍，它才又變回一個法國小鎮。在 2016 年，斯特拉斯堡從阿爾薩斯首都晉升為法國由阿爾薩斯、香檳-阿登、洛林等 3 個大區合併而成的大東部省首府。

史特拉斯堡市中心被伊爾河環繞著，在市中心的西南方有個區塊被稱為小法蘭西區，也是它的舊城區，得名於二戰時期駐紮在此的德軍對法國人患有梅毒病的汙名化(圖五)。這一區域擁有中世紀以來的大量精美建築，包括史特拉斯堡大教堂與小法蘭西區，198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也是首次有一個城市的整個市中心區域獲此榮譽。



圖五：小法蘭西區的運河一景。

現在的史特拉斯堡是法國東北部人口最多的都市，位於法國國土的東端，與德國的巴登-符登堡邦隔著萊茵河相望。全市人口約 27 萬，城市圈人口則超過 64 萬²。

混雜性(Hybridity)

走在史特拉斯堡街頭，很難不發現，這是個充滿混雜性的城市，從建築、語言、文化、飲食到政治皆然。

混雜性中的關鍵思想就是混雜，這個詞來源於薩義德的作品中³，用來描述殖民的過程中不同文化激盪產生的新的文化形式。殖民不只是一個政權比另一個政權的較量，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對另外一種文化的衝擊。舊的殖民地本土的文化在與新的文化的碰撞下，所形成的第三種文化形式，而這種文化有著其自身新的特色，且不同於之前的兩種文化，可以說其具有雜糅性。霍米巴巴在對待這個問題上並沒有把殖民主義看作是封存在歷史中的東西，而是把歷史和文化這兩者深深地



圖六：史特拉斯堡聖保羅大教堂與旁邊的德國擴展區建築。

融合在一起，要求我們轉變對跨文化關係的理解⁴。

雖不能與殖民畫上等號，但在歷史上作為交通樞紐並且歷經政權更迭的地區大多免不了受到文化衝擊的影響，以建築為例，繼史特拉斯堡教堂與小法蘭西區(Petite-France)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後，城中東北方的德國擴展區(Neustadt)在 2017 年 7 月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圖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介紹中，可以了解到史特拉斯堡的城市樣貌不但受到羅馬式藝術的洗禮，也受到了法國哥德式建築的影響。在史特拉斯堡街頭，可以聽見阿爾薩斯當地方言，也有大量來自附近的德國或法國居民到此一遊。

曾經入選台灣課文的法國短篇小說《最後一課》(法文：La Dernière Classe)是法國作家阿爾封斯·都德(Alphonse Daudet)的愛國主義經典作品，小說主人翁便是普法戰爭后被割讓給普魯士的阿爾薩斯省一所鄉村小學的小學生，透過敘述向祖國語言告別的最後一堂法語課，生動地表現了亞爾薩斯人對祖國的熱愛和對自己身分認同混雜的痛苦。

註釋：

1. 拉斯堡官方觀光旅遊網站 http://www.otstrasbourg.fr/en/infos/F223012607_stasbourg-capital-of-christmas-strasbourg.html
2. 法國城市人口統計 <http://population.city/france/strasbourg/>
3. Said, Edward. W. 1978 Oriental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4. Bhabha, Homi K. 199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5. 美國華盛頓與李大學法學院院報 <https://wlulaw.wordpress.com/2011/05/24/comparative-law-academy-the-echr-and-the-fcc/>

歐盟重鎮與和平

而今的史特拉斯堡是眾多國際組織總部所在地的城市，被譽為歐盟的「第二首都」，僅次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歐盟和歐洲的許多重要機構都立基於此，包括歐洲委員會、歐洲人權法院、歐盟反貪局、歐洲軍團、歐洲視聽觀察，以及歐洲議會。

一般來說，史特拉斯堡被認為是歐盟立法和民主的首都，而布魯塞爾被認為是行政和行政首都，盧森堡則被認為是司法和金融首都⁵。

在歷經戰爭洗禮與強權爭奪的滄桑之後，史特拉斯堡已不再象徵衝突與利益爭奪，而是歐盟人民共同擁有的文化薈萃之地。城中來往紛沓的遊客或來自歐洲各地、或來自城邊小鎮，都是慕其浪漫豐富的建築風格和文化特色而來。德法在此相爭了數百年的恩怨，也漸漸沒入了歷史的洪流，只見潺潺的伊爾河流過宏偉的現代化建築歐洲議會，再帶著我們流經普魯士建造的德國擴展區，最後進入充滿浪漫木造建築的小法蘭西區。

「叢林」之後，初訪加萊

蔡宜家

《Quand on vient dans le Nord, on braie (pleure) deux fois : quand on arrive et quand on repart.》

—《Bienvenue chez le ch'ti¹》 (2008)

「人們來到北方會流淚兩次：一次是在抵達時，另一次則是在離開時。」

—《歡迎來到北方》 (2008)

前言

適合旅遊的夏季，或許多數法國人會選擇到南方享受陽光、沙灘與海水，鮮少有人會想到北方度過美好假期。因為北方向來擁有「陰冷」、「潮濕」、「醜陋」、「貧窮」等負面的刻板印象。從法國影史上最賣座的電影之一《歡迎來到北方》(Beinvenue chez le ch'ti)便能看見普遍法國人對北方是避之唯恐不及。然而，今年夏天我不僅到了六角形國度的最北角—加萊海峽大省(Nord-Pas-de-Calais)，更與當地家庭共度了一個月的生活。

在抵達加萊(Calais)前，我對它唯一的認識是「大面積的難民營」，也就是俗稱的「加萊叢林」(La Jungle de Calais)²。儘管「叢林」今日已不復存在，我仍對於當地的治安心存疑慮，甚至曾猶豫過是否不該隻身前往這樣的危險地區，但在與當地家庭接洽後，決定還是去探索那未知的世界。初到加萊，明明正值

七月盛夏，陰沉沉的天卻飄著雨，冷冽的風不停刮向我對難民營感到惴惴不安的心，當下確實想哭。然而經過一個月的相處，聽了當地人對難民營的想法與對加萊未來發展的想像，除了更加認識這塊土地，也對它產生了情感，更應證了接待家庭男主人時常掛在嘴邊的這句電影台詞—「人們來到北方會流淚兩次：一次是在抵達時，另一次則是在離開時」。



圖一：加萊市內的英式紅色電話亭。

加萊叢林之後

加萊位於法國北部臨海地區，隔著僅三十餘里的多弗海峽與英國相望，也因此吸引了大批夢想前往英國生活的(非法)移民聚集此地。他們往往透過藏匿在來往英法的運輸船隻、火車或卡車中，以冒著極大生命危險的方式前往彼岸，期望在英國展開全新的生活。這些移民在加萊的聚集營地被稱作「叢林」(La Jungle de Calais)，據 2015 年的統計數據顯示，生活在「叢林」內的人數已高達 6000 人。隨著營地內人數的攀升，內部的暴力事件頻傳，也連帶造成許多社會問題。雖然法國政府曾多次企圖清除這些非法營地，卻直到 2016 年才正式大動作撤離「叢林」居民，將他們分配、安置到法國其他地區，並於同年十月宣布加萊難民營已被清除完畢。

難民營的存在使原本就帶有許多負面形象的北方地區又更添一筆不風采，也因此影響了當地的觀光產業。當地居民說，加萊曾因

地理優勢吸引大量英國遊客前來消費，甚至有很多英國民眾跨海來採買民生用品，不只因為加萊的物價較低，更因為其交通的便利性。但在 2010 年歐洲難民危機爆發後，日益擴大的「叢林」使大批英國人不再前往加萊，重創當地觀光旅遊的發展與其所帶來的經濟影響。今天在加萊，我們能在市區街頭看見裝飾用的英式電話亭以及紅色雙層巴士(圖一)，沿著海岸邊則有一長排帶有濃烈英國特色的廣告看板(圖二)，這些都顯示著加萊對海峽對岸所發出的熱烈呼喊，它企圖藉由這些小物件達到「賓至如歸」的效果，期望再次吸引英國民眾的來訪。

除此之外，加萊市長 Natacha Bouchart 更在今年 6 月發起「千人遊加萊」的活動，招待 1000 名英國民眾免費暢遊加萊一日，力圖向大眾宣示「叢林不再」，並展現「叢林」之後的加萊擁有美麗的海岸、城牆遺址，以及蕾絲博物館等多樣豐富的觀光景點(圖三)。



圖二：海岸邊廣告看板。



圖三：加萊市政廳。

翻轉邊境的巨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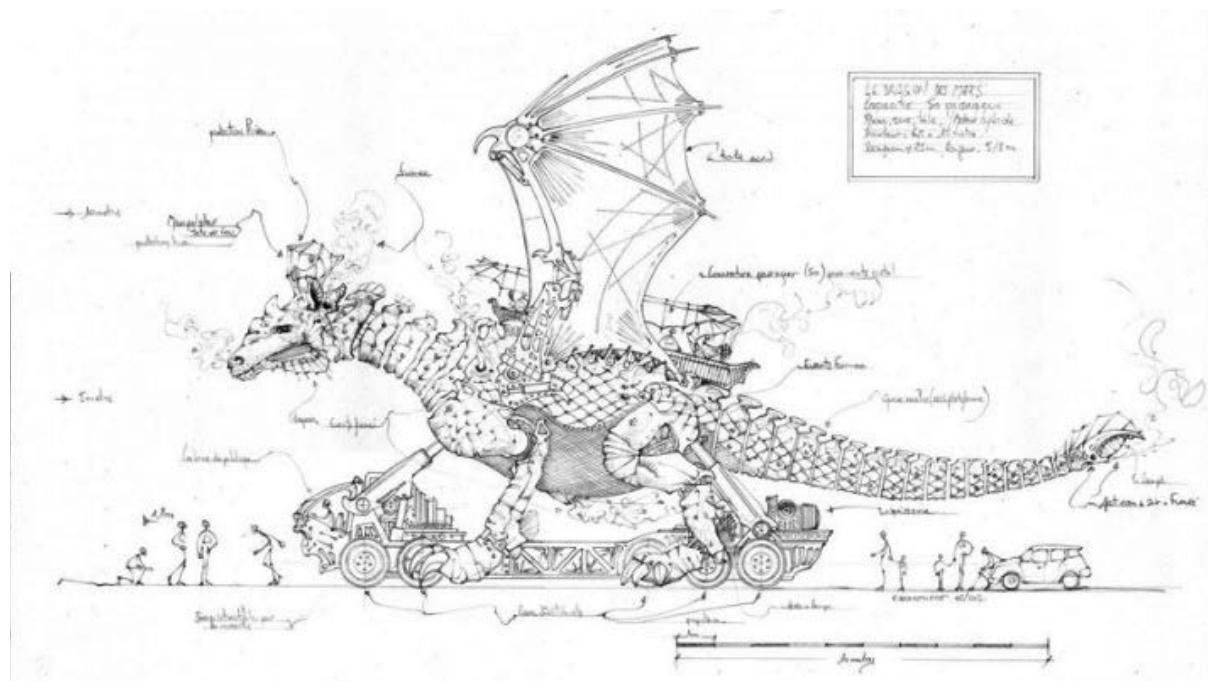
「叢林」拆除之後，好不容易有機會擺脫難民營形象的加萊在積極拉攏英國遊客的同時，正著手進行一項更遠大的計畫。2017年7月，*La Machine*³ 公司的藝術總監 François Delarozière 和加萊市長 Natacha Bouchart 共同發佈了預計於 2019 年完工的「巨龍計畫」。

長 22 公尺，高 15 公尺，重 50 噸的機械巨龍(圖四)即將出現在加萊海邊，據 François Delarozière 所言，這將是 La Machine 公司至今做過最大型的作品。遊客可以從巨龍尾巴上的階梯攀爬而上，而機械巨龍能承載約 60 名遊客，讓遊客在巨龍背上遊歷加萊沿海。除了機械巨龍之外，François Delarozière 還提出周邊的巨蜥藍圖。高 6.5 公尺的巨蜥將可能出

現在加萊市區的街道上，另外還有體型較小（高 2 公尺）的鬣蜥家族，全數預計於 2024 年完工。

整個巨龍計畫的工程估計耗費八年時間與兩千零五十萬歐元。La Machine 公司表示，這樣的花費並不算多，因為巨龍工程除了能為加萊當地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工程完成後的收益更將在未來大幅提升加萊的經濟。他們預估機械巨龍每年至少能吸引一百萬遊客，並假設每名遊客最低消費 30 歐元，如此便能創造至少三千萬歐元的收入，於一年內收回成本。

這樣的效益評估並非 La Machine 公司單方面誇誇而談，事實上 La Machine 於南特(Nantes)建造的機械島在 2016 年便吸引了



圖四：巨龍計畫藍圖。

(取自 La Voix du Nord, <http://www.lavoixdunord.fr/188756/article/2017-07-07/dragon-geant-iguanes-et-varans-investiront-la-ville-de-calais-des-2019>)。

665,000 名遊客前往拜訪，成功將原港口的廢棄船塢改造為今日的觀光勝地，也改變了南特過去作為一個後工業城市的衰敗形象。

和南特一樣，在經濟考量之外，加萊市政府同樣希望藉由巨龍計畫來翻轉其城市意象。加萊市長 Natacha Bouchart 在與 François Delarozière 共同舉行的巨龍計畫發佈會上表示：「我們希望透過文化以及觀光的策略重新建造加萊的形象，我們要徹底改變加萊在國際上的城市意象，而這將是加萊市未來二十年的發展關鍵」。然而，不論是經濟層面的影響還是城市意象的轉變，並不是所有加萊居民都對巨龍計畫所能帶來的效益持有信心，前加萊市長 Jacky Hénin 便認為，巨龍計畫只是一個造給加萊市民的美夢，因為前幾個大型計畫所保證的工作機會和地區發展都不見成效，現任市府才需要再畫這塊大餅。

結語

以文化主導的都市再生在今日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世界各地的城市爭相以建造文化旗艦場館或舉行大型節慶活動來吸引觀光客，並企圖提升城市意象。然而，當所有人皆

以「文化」為手段，就如加萊市長所說的：「我們希望透過文化以及觀光的策略重新建造加萊的形象」，城市將面臨系列複製與同質化的危機。以南特機械島與加萊即將進行的巨龍計畫來看，儘管機械巨象在南特獲得廣大的成功；François Delarozière 的名字就像名建築師的閃亮招牌，倘若加萊的巨龍沒有與當地文化產生互動、連結，將可能只是成為第二座機械島，而當 François Delarozière 在其他城市同樣建造了第三、第四、第五座機械島時，加萊的巨龍也將失去吸引力。

筆者認為，加萊巨龍計畫的優勢在於，其周邊的巨蜥家族具有市內觀光巴士的用途，讓慕機械名而來的遊客在享受遊樂設施的同時也能認識加萊城裡的歷史遺跡、文化設施與自然景觀。此外，建設於海濱的巨龍就像座會移動的大型文化旗艦場館，由於體型龐大，海峽對面的英國在尚未踏上加萊土地前就能一睹其風采，更增添加萊有形的觀光吸引點。對於加萊未來的觀光發展，我仍抱持著較樂觀的態度，相信在「叢林」之後，巨龍將翻轉邊境。

註釋：

1. Ch'ti 或 Chtimi 泛指法國北部上法蘭西大區(Hauts-de-France)的居民。由當地方言庇卡底語(Picard)的口音而得名，據稱一戰時來自北方地區的士兵以濃厚的口音說“c'est moi”，聽起來就像“ch'ti mi”。
2. 1999 年在加萊設立的紅十字會救助中心於 2002 年關閉後，原接受中心救助的難民移居至周邊森林藏匿，逐漸形成後來的「加萊叢林」。「叢林」(Jungle)一詞最早來自伊朗、阿富汗等地的移民以波斯語 Jangal 指稱他們所居住的森林，隨後在媒體傳播下被廣泛使用。
3. La Machine 公司成立於 1999 年，以製作機械道具著名。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為南特機械島(Les Machines de l'île)中的巨象。

住進倫敦房東的家—Airbnb 家與旅遊的距離

莊璧菁

2017 年 6 月 14 日，倫敦格蘭菲塔(Grenfell Tower)凌晨發生公寓大火，消息一出，隔天，只要在 Airbnb 網站搜尋倫敦房源，就會在置頂處看到一行訊息：「為受倫敦攻擊而無家可歸的人士提供的緊急住宿」，這句話清楚表明 Airbnb 最重要的概念－「家」與「分享」。

Airbnb，是家與旅遊最長亦最短的距離

晨光熹微，隨著計程車開往倫敦希斯洛機場，告別我在倫敦居住的六間 Airbnb，腦海中突然冒出來這句話，既溫馨又矛盾。溫馨的是，Airbnb 真的給了我家的感覺，它教會我懂得人生就是一場分享，比如餐桌上的一頓溫馨早餐(圖一)；但矛盾的是，難道我從台灣這座島嶼，飛到 9,800 公里遠外的另一座島嶼，只為了體驗家的感覺？

為何旅客選擇 Airbnb 而非連鎖飯店？

這項問題，有人會說價格平實，但更多人答的是體驗與信任。若 Airbnb 於 20、30 年前推出，可能不會有現今的盛況。正如 Airbnb 創始人 Brian Chesky 在《Cheers 雜誌》論壇曾說到：「以前，你很難想像去住別人家吧？房東會不會偷你東西？會不會搶劫你？甚至他可能是殺人犯或是性侵犯。然而，我們做卻

到了讓房東與旅客雙方彼此信任，也信任 Airbnb。至今雖然有過公關危機，卻始終沒有打倒我們。2016 年，Airbnb 旅客數大幅提升，許多地方房屋的數目甚至超過旅館數倍。」¹

Airbnb 的出現，壓縮了旅客對飯店、旅館、民宿、青旅、沙發衝浪等其他住宿形式的選擇，Airbnb 可以說是共享平台時代的模範生，它創造互惠的經濟，釋放資產在停機(downtime)期間的價值，這項看似革命性的經濟體，卻與新興旅遊者尤其是 80 後、90 後、千禧年一代消費群體對個性化、差異化、多樣化需求的旅遊型態偏好不謀而合。

Airbnb 成功翻轉我們以往對於商業住宿的概念，它不僅僅是過夜休息用的地方，它還提供了文化交流的機會，打著「深度體驗當地生活」的旗幟，招攬喜愛深度旅遊的旅客。

然而，不可諱言，Airbnb 在許多城市仍存有其非標準帶來的安全性疑慮、服務品質控制、房客評價辦法、投訴處理方式、照片真實性等問題，甚至有挑戰法律之嫌。Airbnb 成立至今，上述懷疑聲浪從未消停，但它還是成功於 2016 年轉虧為盈，並預計於 2018 躍升為上市公司。

Airbnb 如何說服旅客住進來？

這將歸功於 Airbnb 管制系統設計出的信任感以及致力營造出的文化體驗氛圍—友好的、美好的、杜絕歧視的，成功轉移大眾的注意力，讓使用者自動「忽略」Airbnb 上述一直存在的問題。

我們都在 Airbnb 的管制系統之下

管制系統可以看做一套遊戲，而我們都置身在遊戲中卻毫無察覺。所有訂房網站，都建置了一套針對消費者的管制系統，無論是網站設計、照片攝影技巧、評價機制、互動方式…等等皆在此套系統產生的論述之下，如同 Gillian Rose² 所說，所有論述都過組織，讓自己有說服力。

而 Airbnb 也產生了一套管制系統，以說服進到 Airbnb 網站的所有旅客。從使用 Airbnb 網站訂房、實際入住房源，一直到結束後的評論機制，旅客都在 Airbnb 的管制系統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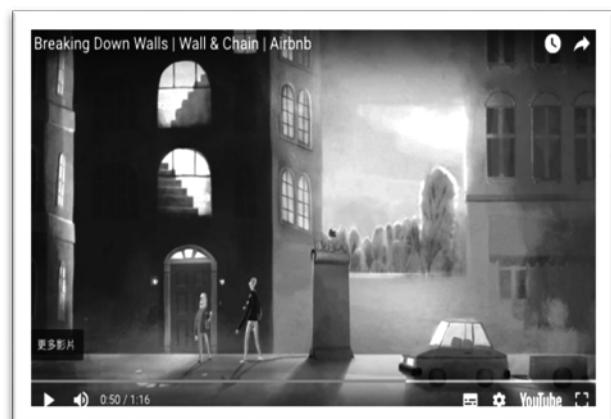
Airbnb 管制系統中賣的是什麼藥？其實當中的核心可說是「視覺設計」。設計如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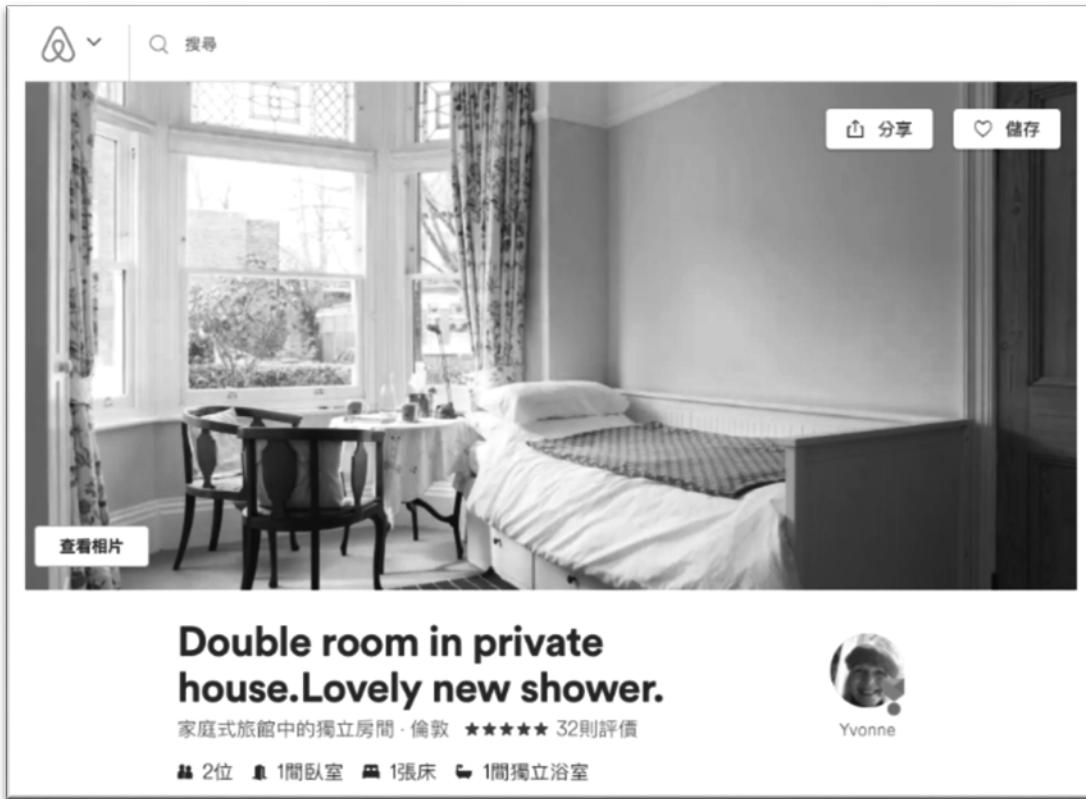
圖一：倫敦 Airbnb 房東提供一頓免費的早餐。

字語言一樣，可以用規模化、重複性的方式打造產品特色，而 Airbnb 最拿手的，即是在視覺中不斷強調「家」與「分享」的意象。以 Airbnb 曾推出的微電影(Breaking Down Walls | Wall & Chain | Airbnb，圖二³)為例—在柏林圍牆倒塌第 25 週年，Airbnb 製作一部動畫影片，描述一位移民丹麥的西德老兵，他的女兒一次透過 Airbnb 訂房，幫助老爸回到故土，因而遇見同為德國士兵的房東，兩人徹夜長談，解開歷史的枷鎖。這段故事清楚表明 Airbnb 最重要的「家」與「分享」的宗旨。Airbnb 就是透過這套統一的設計系統，使旅客獲得連貫、容易理解的體驗，連結在地與全球化的關係。

再者，Airbnb 網站與行銷相當重視房源的影像，看到房間美麗的照片，就能想像自己身歷其境的樣子。這如同 Gillian Rose 引述傅柯所提到的「真理範型」(regime of truth)—某些研究攝影的歷史學家就認為，照片影像的「實在論」(realism)並非完全歸功攝影科技的進步，而是利用特定真理規範中的照片生產出



圖二：Breaking Down Walls | Wall & Chain | Airbnb



圖三：Airbnb 網上的照片，讓使用者有種美好與真實的想像。

來，如此一來，照片就被看作「真的有過什麼」的證據。Airbnb 利用片段、零散的照片，使背後的論述變得融貫，串起空間感與故事性，建構文化體驗的真實性，就像它放網站上的房源照片，建立出一種想像，好似實際入住房源就能體驗與照片同樣美好的氛圍(圖三⁴)

說到實際入住 Airbnb 房源，其實也逃不開了 Airbnb 管制系統的控制。Airbnb 家中佈置運用的技巧與傳達的訊息，就像博物館對參觀者的展示技巧，比如懸掛含有旅遊目的地意象的圖畫、營造如居家般舒服的氛圍...等等。Jean-Francois Lyotard⁵ 認為，博物館懸掛的技術影像和觀者都成為個體，觀者是沉思的眼睛，繪畫則是沉思的對象，因此我們也可

說 Airbnb 的房客也是觀者，而房東屋裡做的陳設，即成為沉思的對象。另外，若持續以博物館來比喻，Hooper-Greenhill⁶ 曾說到，博物館的後台空間並未對大眾開放，因為它們是博物館和藝廊生產知識的地方。博物館中的專業人員，像館長、修復員、設計師和主管們就在這些地方工作；他們在這些地方實施分類計畫，架構出公開的展示區域。這如同 Airbnb 房東給予的空間規訓，即使在同一空間生活，也能劃分出房客能進出的公共空間，以及房東才能進入的私密空間。然而，如同博物館會遇到的問題—規訓可能遭遇失效與中斷的時候，比如參觀者隨意摸展示品、偷偷飲食等等，這在 Airbnb 也會遇到，像是房客從

公領域闖進房東的私領域等等，可能來自房客本身帶進房源中的知識和慣行。

「家」與「旅遊」，Airbnb 本質上的矛盾

回到開頭，為何說到「Airbnb 是家與旅遊最長的距離，亦是最短的距離」？也許從前幾段敘述中，我們就能發現一些端倪—Airbnb 根本存在本質上的矛盾。Airbnb 設立之初，Brian Chesky 與 Joe Gebbia 因為參加設計師協會大會，看到當地飯店客房供不應求的情形，冒出「為何不能付點錢，借住當地住家」的想法。而後，兩人利用家中的三張充氣式床墊，在小租屋的地板上挪點空間，即打造出便利又便宜的住宿空間。

Airbnb 從原本單純俐落的想法，才慢慢發展出現在的特色一家的意象。張麗瑋(2010)⁷解釋家的意象，是指現代人在異鄉不斷地搬遷和移動的情況下，同時也渴求的一種安定感與認同，那股溫情與溫暖就是歸鄉渴望的情感寄託。

然而，現今 Airbnb 為了吸引後現代觀光客，或說 Airbnb 發展至今能夠吸引年輕旅客的原因，在於其獨特的網站設計加上故事行銷能力，塑造出目的地「深度旅遊體驗」的感受。「深度旅遊體驗」帶有旅客期待的「目的地意象」，「目的地意象」就像是一種用「心」去感受觀光目的地的方式，去探討與瞭解我們曾經在心裡認為的觀光目的地(Prentice &

Andersen,2000)⁸。目的地意象是觀光客心中對於旅遊目的地之描繪(Pikkemaat & Peters, 2003)⁹。魏鼎耀(2005)¹⁰ 將目的地意象定義為遊客在心中對觀光旅遊目的地所有屬性或特性的瞭解、看法與期望。

因此，我們可以說「家的意象」屬於與「後台」，「深度旅遊體驗」屬於「前台」，Airbnb 的特色相當於「前台」與「後台」的結合，根本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這也是為何這次在倫敦住的六間 Airbnb，讓我發覺，Airbnb 是家與旅遊最長的距離，亦是最短的距離。長的是地理的距離，還有為了迎合觀光客而改變的前台空間—從 Airbnb 官方的拍攝準備秘訣，就可以看出「擬真」的前台運作，像是「整理或收納空間裡的雜物，並將您不想入鏡的貴重物品移開」、「將房客用的毛巾疊好」等等，建議房東在居家環境中，營造出飯店的服務品質。短的是 Airbnb 紿我的真實的居家感受—斑駁的房屋外牆、鄰居修草的機械聲、房東笑臉盈盈端來的一杯帶有苦澀的英式午茶，讓我有一種真的「回到」倫敦家一般的感受。

住進倫敦人的家，感覺自己也是個倫敦人

為了論文研究，今年夏天我隻身來到倫敦進行田野調查。回想此行入住的六間 Airbnb，我陷入了上述所說的「家」與「旅遊」之間的矛盾—住進倫敦房東的家，我感覺到自己也像個倫敦人，但這是真實倫敦人的生活，還是塑

造出來「美好倫敦」的假象呢？我以其中一間 Airbnb 體驗為例，訴說我入住後的心路歷程。

拉著行李箱走在倫敦街道上，矮小亞洲女孩的形象，似乎有點醒目。在前往房源的途中波折重重，地鐵坐錯方向慌張地改搭了公車，上車後趕緊用 Airbnb 訊息系統私訊房東，表示會遲到一些時間，主人倒是從容表示沒關係，要我別擔心。緊繃的心情，暫且緩和了一些。

公車抵達波多貝羅市集(Portobello Market)，我直衝 google map 標示的目的地，然而站在門前，卻找不到相應的門鈴號碼，我趕緊傳訊息向房東表示自己已經在門口了，房東回覆表示沒看到我。接著我聽到有人大聲說 Hello，我抬了抬頭，才發現一個年輕男子杵在街上另一個門，探出了腦門跟我揮手，我有點尷尬地拉著行李跑過去，房東笑臉迎接表示歡迎，並順手地抬起行李，幫我搬到二樓。

抵達二樓之後，發現比起前幾間獨棟式的房屋，這公寓形式的格局顯得有些狹窄，似乎是將一層樓分割成三間分租(圖四)。房東帶我



圖四：此房源在官網上並沒有提供房源外觀照。

到房間、廁所、客廳兼廚房看看並做介紹。房間的實際樣貌令我有些失望，但乾淨度還算達標，房東也在房內放了許多旅客貼心小物，例如轉接插頭、wifi 密碼卡片、充電線等等，甚至還配有一台 iPad 可以看影集(雖然我到最後都沒用到)。

介紹結束後，房東問我要不要喝茶或咖啡，為了他的好意，就算不渴，我也裝做熱情地要了一杯奶茶。我到廚房端了房東遞過來的茶，卻不好意思直接回房間。接著他問我來倫敦的目的和一些旅遊的心得，過程談話輕鬆友好，但同時也有種不知何時結束對答的尷尬。直到房東說他必須回去工作了，我才有了一回房間獨處的時間。這時我也默默觀察到，整間屋只有一間臥房，房東工作的場合就在客廳，而我預計他睡覺的地方就在客廳的沙發上。當時我才意會到，原來他把唯一的房間出租出去。(圖五)

休息一下之後，我到外頭逛了幾小時，之後便一直待在房間沒有出來。到傍晚五點多時，我聽到浴室傳來沖水聲，心想房東可能刻



圖五：晚上房東睡在客廳的沙發上。

意提前洗澡，以避免與我的作息時間衝突。洗完澡之後，他緊接著出門約三個小時左右，除了去買晚餐之外，好像也是留給我一些獨處的空間，讓我可以自由地在公領域行動。

我趁著這個時間去洗澡，浴室就像旅舍一樣，準備了多條毛巾和浴巾，以及各式盥洗用品，非常齊全。洗好澡後，我抓緊時間在屋內拍了一圈，以蒐集田野資料，雖然拍照一事我已事先徵得房東同意，但房東在家的時候，我怕打擾到他在客廳工作，因此少拍了很多細節。8 點多，我聽到開門聲，接著是料理聲與電視的吵鬧聲。11 點多，當我走出房門準備刷牙時，發現客廳裡已關了燈、門半掩著(房東就寢後，在門上掛上 sssssh...牌子，圖六)，房東似乎提醒我他已經就寢，但又怕我需要使用公領域空間，例如到廚房倒水，因此貼心地沒把門全關上。

準備就寢時，我發現枕頭似乎有點異味，翻了面才躺下。雖然房東人相當友善，整天下來對他的印象不錯，但當半夜睡在一張陌生的床上時，難免心裡飄過一絲疑慮：一個亞洲女子與陌生男子同在一個空間相處，會不會有點危險？他突然闖進房間怎麼辦、浴室會不會裝上針孔等等…想著想著，因為疲憊很快就睡著了。

隔天早上起床時，發現房東已經出門了，到我離開前都沒等到他回來。洗漱結束後，我將房間盡量恢復乾淨才退房。我離開後半小時後，準備傳訊息跟房東表示自己留了小禮

物在床頭，這才發現，他已經在規定退房前的 10 分鐘，傳訊息問候我睡得如何，也許也是在提醒我退房時間快到了。

再隔一天，我收到房東評價評價我的通知，但我必須評價房東，才能看到他評價的內容。基於禮貌，我全部評為最高星等，並留言表示很開心入住的話語，充滿善意；而他對我的評價也相當正面，保有英國紳士的幽默與禮貌。

結語

住了六間 Airbnb 之後，我觀察出幾個共通點：(一)房東出租的房間通常為於距離門口比較近的地方，以避免房客無意走進他的私人區域；(二)房屋的格局在 Airbnb 網站上沒有完整呈現，比如上述所談論的這間 Airbnb，



圖六：房東就寢後在門上掛上 sssssh…的牌子。

直到抵達才知道是公寓格局；(三)幾乎每一間 Airbnb，都有我一個人在家的情況，不知道是有意還是無意地留給我獨處的時間和空間；(四)雖然是一般住家，卻還是準備了「旅舍」才有的專屬房客的配備，例如毛巾和旅遊小物等等，平衡付錢應該附有的基本水準；(五)許多房東都會刻意擺上英國國旗、英倫風味的家居用品，以供房客「蒐集」這些旅遊的符號；(六)房東與房客之間秉持一種友好與信任，似乎想要忽略某種不安因子，比如陌生人之間不應該抱有的信任，或是屬於商業的交易下，理應的主客不對等。但這樣的友好與信任，某程度也標示著不夠真實，例如房東和房客的住後互評，彼此都不好意思給太低分。

總歸來說，Airbnb 帶來的「家」與「旅遊」的意象，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兩個特質，一方面對比於沙發衝浪完全免費的形式，Airbnb 仍舊是商業交易平台，它在某程度必須保有類似旅館的服務品質，比如為房客留有獨處的空間和時間、準備房客專屬小物、擺上城市的符號以滿足旅客喜歡的城市意象。

但矛盾的是，想要體驗和家一樣的氛圍，是旅客選擇居住 Airbnb 非常核心的理由，他們希望感受友好的、舒服的、親切的環境，可以活得跟在地人一樣。但是這些「體驗」也許只是塑造出來的，當地居民並不會這樣過生活。但回過來說，「真實性」過高的生活，比如凌亂與隨性的生活，恐怕也不是這些旅客付費後樂見的品質。

註釋：

1. 節錄自 2017 年 1 月 3 日，由《Cheers 雜誌》舉辦的〈明日機會：創新。創造論壇〉
2. Gillian Rose：英國開放大學文化地理學教授，主研究興趣為視覺文化相關領域
3. 圖源：截自 Airbnb 官方帳號於 YouTube 上發佈之微電影
4. 圖源：截自 Airbnb 官網倫敦房源
5. Jean-Francois Lyotard：法國哲學家，後現代主義理論家
6. Hooper-Greenhill：英國著名博物館學者。
7. 張麗瑋（民 98）。回溯記憶圖像---「家」的意象探討（碩士論文）。取自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8. Prentice, R., & Andersen, V. (2000). Evoking Ireland: Modeling tourism propensity.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7(2), 490-516.
9. Pikkemaat, B., & Peters, M. (2003). The experience of cities: On perception of cities' attraction point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8(2), 231-242.
10. 魏鼎耀（2005）。目的地意象、知覺價值與遊後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國立成功 大學交通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遺世獨立的湖畔小鎮—哈爾施塔特

高湘蘋

前言

從維也納轉乘了三班火車、費時三個多小時，終於抵達哈爾施塔特車站，不過，車站並不是在小鎮上，而是在哈爾施塔特湖(Hallstätter See)的另一頭。因此，要前往世界上最美的小鎮之前，必須先從車站走十分鐘的小路到乘船的碼頭(圖一、圖二)，再搭乘船程約二十分鐘的接駁船抵達對岸的小鎮。

午間的微風徐徐吹來，我一手抓著繁重的行李、一手拿著手機記錄沿途的景色，我不想錯過踏入人間仙境後的任何一刻。隨著船隻越來越靠近碼頭，一幢幢依山傍湖而築的繽紛小屋在我的視線中逐漸放大(圖三)，而我即將踏上人們口中的夢想淨土，當時的激動不言而喻。



圖一：火車站附近朝向乘船碼頭的指標。

關於哈爾施塔特

哈爾施塔特(Hallstatt)，奧地利薩爾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地區內的一個村莊，位於哈爾施塔特湖(Hallstätter See)湖畔。其名稱中的 "Hall" 可能源自於古凱爾特語(Proto-Celtic)的「鹽」，得名於村莊附近的鹽礦，而在德語中 "Statt" 和 "Stadt" 原先同樣都有「小鎮」的意思，因此兩者組合起來即為「鹽的小鎮」，而在歷史上這一地區就因鹽而致富。

根據小鎮上找到新石器時代的文物—鹿角所製成的扁斧，被認為是用於開鑿鹽礦時使用的器具，所以考古學家們推測早在西元前 5000 年左右就已經有人居住在此，而哈爾施塔特其他的考古發現大部分在西元前 1,200 年到西元前 500 年期間，考古學家將這段時間分為四個階段：A、B 階段(西元前 1200～800 年)為銅器時代，C、D 階段(西元前 800～500 年)則為歐洲早期鐵器時代。一般認為，凱爾特人(Celtic)於西元前 800~400 年前在此定居和開採鹽礦，並於西元前六世紀，在經由凱爾特人傳下，將冶鐵技術傳播東歐。

1846 年，鹽礦的主管 Johann Georg Ramsauer 在哈修塔特附近發現了一個大型史



圖二：前往碼頭的小路上。

前墓葬遺址，於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長達十八年的挖掘，最終一共挖掘出 1,045 個墓葬。雖然這些並不是貴族的墓葬，不過根據挖掘出大量豐富的墓葬品，在在顯示當時的人們已經過著超越物質滿足的優越生活。此外，鐵器鍛造遺址也被挖掘出來，活躍的經貿往來連同累積的財富，造就此一地區高度的文明發展，最終被確定為歐洲早期鐵器時代的「哈修塔特文化」(Hallstatt culture)發源地。

最重要的是，因為有鹽的保護，在哈爾施塔特出土的紡織品、木材、皮革製品、以及其他手工製品像是衣服、鞋子、工具等都以相當良好的狀態保存下來，幫助考古學家研究舊時人們的生活，為我們揭開那些未知的過往。

UNESCO 世界文化遺產

先前提到的「薩爾茨卡默古特」其實是由 Salzkammergut 直譯而來，這個名稱的意思是「鹽業商會的產業」("Estate of the Salt Chamber")，並且由鹽業商會負責管理哈布斯堡帝國(Habsburg Monarchy)的珍貴鹽礦。不過，更多時候人們稱此一地區為「鹽湖區」，不僅因為舊時的鹽礦產業，而且區內遍佈如一顆顆珍珠般的湖泊，許多度假勝地都在此範圍之內，是奧地利境內著名的度假區。

1997 年，鹽湖區內大部分的景點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此一地區做了如下評語：「在薩爾茨卡默古特壯麗的自然景觀中，人類於史前時期開始活動，從公元前 2000 年到 20 世紀中葉開採鹽礦，這一資源構成地區繁榮的基礎，其繁榮反映於哈爾施塔特鎮的優美建築。」("Human activity in the magnificent natural landscape of the Salzkammergut began in prehistoric times, with the salt deposits being exploited as early as the 2nd millennium BC. This resource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area's prosperity up to the middle



圖三：往哈爾施塔特途中在船上看到小鎮一景。

of the 20th century, a prosperity that is reflected in the fine architecture of the town of Hallstatt.")

在鹽湖區中同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眾多景點之中，就屬哈爾施塔特較具名氣，小鎮上除了湖區風光、小鎮風情這兩個重點觀光之外，附近還有鹽礦(Salzwelten)、人骨屋(Beinhaus)、冰洞(Dachstein)、高薩湖(Go-sausee)等景點。然而，哈爾施塔特畢竟是個交通相較不發達的臨湖小鎮，而且鎮上大景點不多，即使這些景點的距離都不是太遠，但是由於時間的緣故，只好選擇一個景點深度觀光，因此最終決定前往探索世上最古老的鹽坑。

世界上最古老的鹽洞

奧地利境內有三個鹽礦遺址可以參觀：Hallstatt、Hallein、Altaussee，其中哈爾施塔特的鹽洞有最長久的歷史，至今已經有七千年之久。由於小鎮就是因鹽礦業而發達，所以鹽洞的歷史與小鎮的發展歷程相去不遠。

幾百萬年前在海底的哈爾施塔特，因板塊運動的擠壓、隆起造就了如今的山勢地形，而隨著板塊運動，也把當時在海中的結晶鹽礦就這麼一起珍藏在山裡。

早在史前時代的居民就發現：利用鹽可以將肉類和蔬菜長期保存以度過寒冬，而在中古時代的歐洲，鹽的取得相當不容易也非常昂貴，尤其對沒有靠海的奧地利來說鹽更是珍貴，因此鹽又有「歐洲的白色黃金」之稱。

鹽洞探險

前往鹽洞最好的方法就是乘纜車上山，途中還可以俯瞰哈爾施塔特湖和小鎮的美景(圖四)，纜車抵達之後，還有二十分鐘的路程才會真正抵達路口，在這途中可以走到天空步道(Sky Walk)和世界遺產觀景台(World Heritage View)以不同的角度欣賞這個如畫一樣的地方。

進入鹽洞前，要先換上礦工衣服，主要是避免弄髒或是磨損自己的衣服。鹽洞參觀行程一定會由官方導遊帶領，導覽員除了會以德語和英語仔細地解說採鹽的過程和器具，也會隨時注意團員安全，因為鹽洞的內部大部分都沒有明亮的照明，所以一定要緊緊跟著導覽員。

一開始走入漫長且黑暗的隧道，越走越暗，空氣也越來越冷，照明燈是以固定的間距出現，同時隧道內也播放著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背景音樂。不知道過了多久，一行人終於到了另一個空間，眼睛也開始適應鹽洞的黑



圖四：乘纜車上山途中的景色。

暗，漸漸看清楚周遭的環境，在這裡以天然的鹽礦作為屏幕，我們看了一段介紹哈爾施塔特鹽礦歷史的影片，包含鹽礦形成的原因、鹽礦業的歷史發展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元十二世紀左右，挖掘鹽礦的技術革新讓萃取鹽的過程更加有效率。當時採用簡單的「水溶技術」(wet mining)，也就是用清水將鹽溶解，便可將鹽洞加工成巨型圓柱狀的「地下儲鹽管」。由於鹽洞很深，地層壓力將封閉任何裂縫。

此外，鹽洞的上下幾英尺落差所形成的自然溫差，可使鹽水保持迴圈流動，有利於保持鹽水品質。

接著是眾所期待的環節—六十四公尺長的木滑梯(Mega-Slide)(圖五、圖六)，木滑梯總共有兩段，是為了更快到達底層而設置，因為

木滑梯蠻陡的，溜下時的速度也不慢，所以最好照著解說員的指示：雙手抱胸、腳騰空、身體稍微後仰，才可以安全又快速的抵達。來到更底下是一個地底湖，有燈光打在湖上，加上投影各種色彩和動畫，向我們呈現當時凱爾特人(Celtic)的生活概況。

再來我們到了另一個區域，一位史前時代的礦工模型人訴說了當時礦工的工作情形，這個模型人其實是以被挖掘出的礦工為原型。西元前 350 年，一場山崩造成鹽坑的坍塌，並且掩埋了在裡面工作中的礦工，後來在 1734 年時，考古學家們找到這位礦工，而且發現礦工從身體到服裝都沒有腐爛，由於鹽的保護，礦工遺骸保持相當完整，也因此能夠向後人還原那段無法回溯的歷史，而這位史前時代的礦工也被命名為—“Man in Salt”。



圖五：導覽員說明如何安全溜下木滑梯。



圖六：木滑梯的下方。



圖七：馬克廣場。

行程接近尾聲，導覽員向我們展示的是「歐洲最古老的木製階梯」，或許也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階梯，出現於西元前 1400 年(大約是銅器時代)，考古學家們認為階梯是用於進入更深層的鹽坑，到了鐵器時代，階梯發展的更加進步，往上也往下延長。同樣因為鹽的保護，階梯並沒有太大的破壞，得以讓考古學家還原階梯原始的面貌。最後我們坐著礦工小火車出鹽坑，結束這趟鹽洞之旅。

後記

在哈爾施塔特的兩天一夜實在是太短暫了！因為當初預定火車班次時沒有拿捏好時

間，所以在哈爾施塔特其實只停留了二十小時，而且扣除鹽洞觀光所需的時間，真正能夠在悠閒漫步在鎮上的時間並不多。

更不幸的是，大部分時候的天氣狀況不太好，時而綿綿細雨、時而滂沱大雨，即使冒雨出門欣賞小鎮風光，看起來仍是灰濛濛的景色。幸好，準備搭船離開哈爾施塔特前的空檔，天空終於放晴，於是立刻前往最繁榮的馬克廣場(Markplatz)(圖七)，以此為原點，漫步欣賞這個號稱世界上最美的小鎮的面貌。在哈爾施塔特的時光雖然短暫，但我還是印證了「一生中絕不可錯過的地方」這個美麗的傳說。

荷蘭桃色溫柔鄉——窺阿姆斯特丹紅燈區的秘密

陳靖佳

時隔一年，再次踏上這片令我懷念已久的土，高大的人們、飄散的大麻味、熟悉的荷蘭語、穿梭在道路間的電車、時晴時雨的天氣、腳踏車的叮叮聲、又長又窄的荷式房屋、運河裡緩慢前行的觀光船…

一切的事物相互交疊著，回憶如時光瀑布流瀉而下。

踏出中央車站時，對阿姆斯特丹的熟悉感再度湧現，無論什麼時間、什麼天氣，車站的外圍總遍佈著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沒有乳牛散落在四周，也沒有嫩綠平整的草地，不同於其他城市的樣貌，若從上空俯看，會發現她是被一條條向外擴散的水路與道路交錯而成

的運河網絡所包圍，如此特殊的景觀，使她在 2010 年時被納入世界文化遺產的名錄中，並享有「北方威尼斯」的美名(圖一)。

然而，當人們提及這裡時，除了獨特的運河景觀，令人臉紅心跳的紅燈區—也是觀光客趨之若鶩之地，當夜幕低垂，一盞盞紅燈沿著運河亮起，湧入巷子的人群也越來越多，空氣中瀰漫的大麻味與冷空氣下降所產生的雲霧交融著，為此區更添一份神秘的色彩。

紅燈區歷史背景

這樣一個帶著情色、罪惡卻又充斥著刺激的區域—一座落在阿姆斯特丹的舊城區，當城市



圖一：阿姆斯特丹運河景緻。

還在發展初期時，這裡被一道道土牆包圍並保護著，荷蘭人並不叫它「紅燈區」(Red Light District)而是稱作「德瓦倫」(De Wallen)，因為在荷蘭文裡‘wal’帶有牆之意，其複數就是‘wallen’。有點弔詭的是，整個範圍是從城裡最古老的教堂往南延伸，至今仍能看見教堂與娼館同時共存的奇異景象。

「德瓦倫」是從何時成為人們尋花問柳之處？追溯回西元 14 世紀左右，當時阿姆斯特丹因作為歐洲海上貿易的港口，成為水手們靠岸休息的地方，暫時脫離飄搖不定的海上生活後，他們便開始尋找美酒與佳人作為慰藉；經過兩世紀後，性交易產業開始蓬勃發展，漸漸成為日後紅燈區的雛形。

到了 16 世紀晚期，阿姆斯特丹成為新教城市，雖然喀爾文教派認為賣淫是罪孽，卻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消極態度，所以性交

易仍持續發展。18 世紀，法國軍隊佔領荷蘭，引進合法性交易的模式，並要求性工作者每週兩次向警方回報健康檢查結果，希望能杜絕性病的傳染；直到 19 世紀初期拿破崙軍隊撤退荷蘭後，這項政策依然存在，在這段時期性工作者的人數也大量增加。

在 19 世紀中後期，性交易的議題再度成為話題，政府想藉由制定新政策來抑制娼館數量，只是依舊成效不彰，最終於在 2000 年，通過性交易合法化，正式立法規劃紅燈區。荷蘭知名的性產業政策研究學者 Joyce Out-schoorn(2007)指出，開放娼館合法化並非女性主義運動的成果，而是荷蘭務實主義下，政府承認無法杜絕性交易，這是人類的必要之惡，對於自願從事性交易的性工作者，法律應提供保障和協助，而身為性工作者與其他職業一樣，必須向國家繳納稅金¹。



圖二：性工作者博物館²。

性工作者博物館

來到紅燈區，除了一覽櫥窗女郎們使勁地搔首弄姿，可別錯過隱身在房屋中的性工作者博物館(Red Light Secrets)，一窺櫥窗女郎的秘密。

它，曾是間門庭若市的娼館，建造於 17 世紀，狹長的屋身、有效利用每個空間，是傳統荷式構造的特色；2015 年時重新亮相於世人眼前，只是當時支持與反對的聲浪將它推上爭議的刀口，但不可否認地，其獨特性凸顯了它存在的意義，是世界上唯一一間以性工作者為主題的博物館(圖二)。

掀開紅色絨布，映入眼簾的是一個小影廳，播放著脫衣舞孃從早到晚的工作樣貌以及日常生活，給予大眾關於這個職業的初步概念，穿過另一個門簾；順著狹窄的通道往二樓移動，便能看見兩扇落地窗，窗前擺放著兩



圖三：館內窗前高腳椅³。



圖四：SM 工作間⁴。

張高腳椅(圖三)，當我坐上去看著熙來攘往的人們，他們也向我投以好奇的目光，彷彿能感受那些曾經坐在這裡、望向窗外的女郎們五味雜陳的工作心境。

接著，再往裡面走，大小不同、設施不一的「工作間」一一呈現，從最簡單的房型——一張床與簡單的盥洗設備到擺滿各式施虐道具的房間(圖四)，都令人大開眼界，但這樣不到五坪的狹小空間，每日卻以十小時為單位計算，租金要價 150 歐元，也難怪每個女郎無不使出渾身解數招攬客人，只為了能夠繼續生活，對不少來自東歐的外來移民或是留學生來說，這是一種可以迅速賺錢的方式。

在這棟博物館裡，細緻地呈現了這個古老產業在多個世紀裡的演變，以及性工作者在社會裡扮演的角色，透過實境模擬、和影音互動，使人置身其中；最後接近出口的秘密告白牆更讓遊客寫下心中不可告人之事，或許關於性愛的想像參雜著罪惡、不倫、興奮、害羞的元素，但這皆是人類原始的慾望，並不可

恥。創辦人 Melcher de Wind 也在受訪時說道：「這間博物館試圖對大眾訴說一個不同的故事，展示這些櫺窗女郎同樣是努力工作的普通女性，不應該因為她所從事的職業而被鄙夷或被稱為壞人、墮落者，甚至被認為是罪犯，我們希望藉由博物館讓參觀者捨棄刻板印象並理解性工作者並不丟臉，因為她們也有獲得尊重的權利。」

夜幕降臨，德瓦倫導覽

離開博物館時，已是夜幕低垂，華燈初上的時刻，此時的德瓦倫正拉開夜生活的序幕。

當初一時心血來潮，便決定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趕在回國前報名了荷事生非與鄭采和建築師合作的紅燈區中文導覽，在她的帶



圖五：聖安娜巷弄區。

領下，首先來到較外圍的聖安娜巷弄區(St. Anne Kwartier，圖五)，不同於運河兩側的櫺窗，這裡似乎少了喧鬧多了分寧靜，不過內行人都知道這一帶的女郎價位比起一般行情 50 歐高出許多，而她們稱自己為巷弄女孩(Alley girl)，因為街道的設計能夠和客人有較多的互動，加上前往此區的消費者通常口袋有一定深度，因此交易的達成率也相對提高。但阿姆斯特丹政府對於紅燈區響徹國際的「名聲」早已頭痛多時，於是在 2007 年推出了「1012 計畫」，針對紅燈區進行城市再生規劃，買下一批櫺窗期望能縮減紅燈區範圍，更期許在未來能大幅減少櫺窗數目，同時也降低區內與毒品、情色相關產業的場所，以打破情色業和犯罪的網絡，並注入時尚、文創產業的新血，因此可以發現不少櫺窗被藝術設計業者所取代，但也有因為計畫而就此荒廢的櫺窗。最初參與這項計畫的鄭采和建築師與其團隊經過長期考察，在和業者、地主、性工作者、仲介機構等深入互動後，發現一般認為性工作者大多被櫺窗地主逼迫為娼的情況並非事實，有不少女郎是個體自主戶，透過仲介來承租櫺窗，所以與地主之間並無直接互動⁵。

隨後團隊擬定出了再生計畫，目的是將一樓櫺窗移至二樓以上的閒置空間，以做充分的利用，避免地主為了收取昂貴租金而只聚焦於最大化一樓櫺窗面積，造就整個區域的單一生態，只是政府對紅燈區的運作系統了解有限，所以低估了全面改造將面臨的挑戰，

在大刀闊斧下強制關閉 115 個櫥窗下，引來性工作者強烈不滿，2015 年 9 月大約有 250 名性工作者和其支持者一同走上紅燈區街頭進行抗議，認為政府忽視她們權益、偷走其賴以維生的飯碗(南華早報, 2015)6，小姐們的示威行動讓阿姆斯特丹社區開始意識到這項計畫的可行性，畢竟紅燈區所涉及的產業鏈和其中牽扯的利益關係太廣，加上要求擁有房屋的地主出售年獲利高達 270 萬歐元的櫥窗更是難上加難，而且許多老房子被納入世界遺產，無法隨意更動，從鄭采和建築師無奈的語氣裡，明白這項十年計畫最終還是草草收場。

接近導覽的尾聲，我們來到早期被當地人視為「no go area」的毒販流鶯聚集地，也就是今天大多數觀光客心目中的中國街，對那些工作到凌晨的女郎們而言，至今街內的老酒吧依舊是她們下班後吞雲吐霧、放鬆心情的

場所，那些屬於她們的秘密也在一杯杯烈酒下肚後埋葬，起身、攏了攏大衣、蹬著豔麗的高跟鞋，伴著清晨的曙光一同消散，彷彿昨夜只是一場夢境。

結語

阿姆斯特丹是旅人拜訪荷蘭的必到之地，但她並非我最喜愛的城市，可以說是最不像荷蘭、也最像荷蘭的地方，相比其他城市小巧精美的模樣，這裡顯得雜亂許多，然而曾經到此一遊的人們必定能體會到她所擁有的自由開放，毒品、性愛、同志文化交織出另一種風景，而鄰近車站一角的德瓦倫正是這樣一個表徵。當你有機會走一遭，穿越大大小小的櫥窗、看過環肥燕瘦的女郎，除了性愛與美色，更多隱藏在桃色溫柔鄉之下的一是人性，是一個國家對性工作者的尊重。

註釋：

1. Outschoorn, Joyce. 2007. "Pragmatism in the Polder: Changing Prostitution Policy in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12(2):165-176.
2. 圖二：https://www.tripadvisor.com.tw/Attraction_Review-g188590-d6163990-Reviews-Museum_of_Prostitution_Red_Light_Secrets-Amsterdam_North_Holland_Province.html。
3. 圖三：<https://www.tours-tickets.com/en/museums/red-light-secrets/>。
4. 圖四：https://www.tripadvisor.de/LocationPhotoDirectLink-g188590-d6163990-i223934553-Museum_of_Prostitution_Red_Light_Secrets-Amsterdam_North_Holland_Provinc.html。
5. 台北村落之聲，<http://www.urstaipei.net/archive/archives/7566>。
6.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msterdam prostitutes protest planned shutdown of brothel windows in red-light district, <http://www.scmp.com/news/world/article/1763216/amsterdam-prostitutes-protest-planned-shutdown-brothel-windows-red-light> (2015)。

驕傲的荷蘭粉虹—阿姆斯特丹同志血淚與榮景

羅世笙

*『Rozen zijn niet zoo schoon als uwe wangen,
Tulpen niet als uw bloote voeten teer,
En in geen oogen las ik immer meer
Naar vriendschap zulk een mateloos verlangen.』
-Jacob Israël de Haan, Aan Eenen Jongen Visscher*

你兩頰似玫瑰般紅艷
雙足如鬱金香修長
雙眸此生僅見
如此遙不可及對友情的渴望
—雅各·以色列·德涵《給釣魚少年》

前言

荷蘭在 2001 年 4 月 1 日通過同性婚姻法條，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其中首都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作為政治、經濟、文化首都，也成為同志¹族群及文化發跡首要之地。同志族群歷經納粹迫害、二戰之後的同志權利爭取到現在仍在向世界發聲，其奮鬥過程可說是一本血淚史。少數族群在社會爭取權益本來就不容易。

經過官方及民間的努力，現今荷蘭同志文化比起過去八零年代能更自由表達自己、展現自己。從各地的同志酒吧、同志三溫暖、各種官方及民間同志團體到荷蘭各地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月系列活動(LGBT² Pride)，每個

同志族群都能在此「作自己」。而這些官方及民間相關機構協助同志族群，其創立宗旨為了讓同志能夠在主流社會，自由地去做他們想做的事、自由地去愛他們所愛的人，讓他們能夠在主流社會漸漸不被「另眼相看」。儘管荷蘭近幾年還是存在著同志族群被歧視甚至被攻擊的事件，但同志文化的姿態，因荷蘭人崇尚自由與對愛的堅持，而仍能不畏艱難持續發光發熱。以下介紹荷蘭阿姆斯特丹同志文化的各種元素包括歷史、現今地景、及其官方及民間同志組織對同志族群的貢獻，以阿姆斯特丹同志文化的視角勾勒出荷蘭同志族群過去至現今的更迭及榮景。



圖一：阿姆斯特丹同志紀念碑全貌。

阿姆斯特丹同志紀念碑

在 1987 年 9 月 5 日這天，阿姆斯特丹誕生了一座屬於荷蘭同志族群的驕傲—阿姆斯特丹同志紀念碑(Homomonument)(圖一)。它象徵著同志族群心中矗立的精神典範，不僅提醒大眾過去同志遭受迫害的歷史，也給予同志族群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對抗所有的歧視與壓迫。這個紀念碑設立目的也是讓現今大眾能重視同志族群，讓他們能被社會看見。世界各地的同志朋友來此地觀光，必定會順道在河道上的紀念碑上獻上鮮花默哀(圖二)，或是與朋友倚著階梯而坐，沐著河岸風光暢談一整個下午，或者作為各種 LGBT 遊行集會集合出發地點，甚至也有同志情侶在此與朋友們一同慶祝結婚之喜，好像只有在這裡同志朋友才能放心作自己，就好像他們的家一般，只要回到家，他們就能安心。

從此一年一度阿姆斯特丹同志驕傲遊行(LGBT Pride)的活動開幕式都在此舉辦，其附近也有設立同志旅遊諮詢服務台(Pink Point)，



圖三：納粹集中營中同性戀囚服縫布上的粉紅三角形圖案。

提供免費諮詢服務及讓遊客免費索取當週活動地圖及資料。

阿姆斯特丹同志紀念碑誕生於一切仍處於混沌不明的時代。紀念碑設立發起人 Bob van Schijndel 回憶：「當時 1970 年 5 月 4 日，幾名年輕的同性戀者想要在水壩廣場的國家解放紀念碑放花圈以表紀念，沒想到他們卻被警察以暴力驅離。從那時同志們漸漸有『打造專屬於同志的紀念碑』的想法。其實當時同性戀族群在二戰遭受迫害的暗黑歷史漸漸浮上檯面，當時設立同志紀念碑的悸動又在 1979 年 5 月某天早晨喚醒我。最後和各界奮鬥了 8 年終於大家的夢想達成了。」

阿姆斯特丹同志紀念碑位於市中心 Westermarkt 廣場，由荷蘭都市造景藝術師 Karin Daan 一手設計。紀念碑樣貌為一個大等邊三角形，其各角包含一個小三角形的紀念碑，分別代表過去、現今、未來。

其三角形的形狀，同時也在呼應當時納粹集中營為了辨識同性戀，於囚服縫布上的三角形圖案(圖三)，其目的是做一種形而上意義的翻轉，亦即從一種靜默的屈辱翻轉成驕傲的存在。



圖二：同志紀念碑前擺滿鮮花以哀悼受迫害的同志。

代表「過去」的碑是一塊嵌在安妮之家(Anne Frank Huis³)旁邊廣場的三角形粉紅大理石，於其三個邊分別斷句篆刻荷蘭猶太籍詩人，亦為同性戀者 Jacob Israël de Haan(1881-1941)的詩「給釣魚少年」(Aan Eenen Jongen Visscher, 1917)其中一句「如此遙不可及對友情的渴望」(Naar vriendschap zulk een mateloos verlangen)，象徵過去同性戀者無法勇於說出口的禁忌之愛(圖四)。又此小三角形紀念碑其中一個頂點指向同是集中營受難事件的安妮之家，象徵著過去受難者是不分種族、族群的。而象徵「現今」的紀念碑接近運河水面，以階梯象徵現今同志「漸漸浮出檯面」(圖五)，其頂點指向遠處水壩廣場的國家解放紀念碑，象徵同志族群與全荷蘭人站在同一陣線。而象徵「未來」的紀念碑是一座高 60 公分，突出地面的三角形，如同一個為同志設立的講台讓他們為自己的權益發聲，又其中一個頂點指向荷蘭同志平權運動協會 COC Netherlands 總部，象徵同志在未來不變的是，全民齊心陪伴同志族群，期盼將來能獲得「真正的」解放。



圖四：象徵「過去」紀念碑，篆刻荷蘭詩人 Jacob Israël de Haan 的詩句。

粉紅驕傲嘉年華—阿姆斯特丹同志驕傲週

荷蘭同志平權運動協會(COC Netherlands)於阿姆斯特丹每年舉辦同志驕傲遊行系列活動，其中最有看頭的活動之一是每年的是運河大遊行(Canal Pride 圖六)。遊行進行當天，運河兩旁必定擠滿了觀眾及遊客，一邊飲酒作樂一邊為船上表演者加油，電音及混音音樂震耳欲聾，氣氛可說是有如嘉年華般歡騰，而表演的每一艘船都有驚喜—有的以水手為主題，大人和小孩都穿著水手服一起跳舞；另外一艘主題是請一位變裝皇后站在一個高台讓禮服自然垂下高達一層樓的高度，向民眾揮手；也有的以木偶及旋轉木馬的構想呈現；再來就是經典的男同志皮革性愛(BDSM⁴)為服裝主題等表演。在現場你會感受到一種自由愉悅的氛圍，那種「不分族群、種族，大家都能在這一天一同歡樂」的感受。

除了在同志驕傲週的運河大遊行，還有其他的活動如變裝皇后運動會(Drag Olympics)、跨性別派對(TransPride Party)、跨性別街頭遊行(TransPride Walk)、露天 LGBT 主題電影放映(Open Air Cinema)、荷蘭國家博物館同志主



圖五：象徵「現今」的紀念碑接近運河水面，以階梯象徵現今同志漸漸浮上檯面。

題導覽(Pink Tour)、女同志歷史導覽(Lesbian History Tour)、同志馬拉松(Pride Run)、同志「為愛而游」游泳競賽(LoveSwim)、市中心街頭露天派對(Street Parties)及阿姆斯特丹附近以外城市的同志驕傲系列活動等。在同志驕傲週，所有的同志酒吧及同志三溫暖等店家也會提供優惠慶祝一年一度難得盛事。

變裝皇后運動會於同志紀念碑廣場搭建的舞台舉行，當天每位參賽者會打扮得花枝招展，他們不只比外表、也要較勁力氣及肢體協調度。其中一個比賽項目是看誰拋手提包拋得最遠，最後由台下觀眾幫忙接著。不論他們的成績，光是看他們比賽過程就十分有趣。其他有趣的活動還有，在阿姆斯特丹阿提斯皇家動物園(Artis Royal Zoo)動物同性戀情侶導覽。

阿姆斯特丹同志驕傲週在活動資訊的可及性是相當高的。在活動前、活動中，COC Netherlands 把地圖及相關雜誌及文宣(圖七)擺放在若干同志酒吧、同志三溫暖等店家供民眾免費拿取。若有機會參加當地的同志驕傲週，可以順便欣賞這些雜誌及文宣品，除了



圖六：2017年8月5日大遊行當天盛況。



圖七：同志驕傲週店家文宣品。

印刷精美之外，裏頭提供的資訊也會讓你大開眼界。

阿姆斯特丹男同志酒吧及三溫暖文化

由於同志很難在一般主流社會環境下認識圈內人，所以必須藉著一個特定的、屬於他們文化的場所認識彼此。舉例來說，男同志族群比其他同志族群較有外顯的活動場所，其中兩個活動場所便是酒吧及三溫暖(圖八)。

男同志的酒吧及三溫暖文化很特別。如前面提及，其實大部分來酒吧及三溫暖都是為了認識「自己人」，有的是為了找對象、也有的是為了解決自己的「需求」。這些店家為了照顧所有的客群，特別開闢了幾個暗暗的房間(男同志圈內俗稱暗房，英文為「Dark Room」)，讓有需要的客人在此解決需求。房間還有附設情趣設施、情趣用品和免費保險套及衛生紙，原因是店家考量客人性行為的安全，加上阿姆斯特丹政府也會派人不定期

來抽查，不符合「安全性行為店家」規定者可能會吃上一筆鉅額罰款。

在這個男同志的酒吧及三溫暖文化中，年齡是他們大多數人很重視的條件之一。也就是說，年紀差距大的情侶在男同志圈子裡很少見。所以店家為了順應這種現象，再舉辦主題派對時會刻意把相同年齡層的男同志辦在同一場。例如其中有個酒吧派對在每個月會挪出一天專門辦給年輕男同志，稱為小夥子主題派對(Twinkie Day)，開放 32 歲以下男同志入場。其他主題例如白色內褲派對(White Underwear Day)或優惠如熊族優惠(Bear Day)，只要覺得自己是「熊⁵」，去三溫暖就可享有規定優惠。

同志族群的守護神—LGBT 組織&機構

以下介紹四個荷蘭主要同志組織及機構：

荷蘭同志平權運動協會

荷蘭同志平權運動協會(COC Netherlands⁶)從 1946 年至今致力於為多元性別族群



圖八：當地男同志三溫暖一隅。

權益發聲，包括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以及跨性別(Transgender)。其工作主要是解決同志歧視、身分認同問題、保障基本人權及自由、提升社會對他們的接納度等。從世界各地來荷蘭、不管是長期居住或是短期旅行的同志族群，都是 COC Nederland 服務的對象。在公信力方面，COC Netherlands 也是聯合國官方指定的同志議題諮詢機構。除此之外，它同時也管轄及輔導荷蘭全國相關的 LGBT 組織，可說是這些組織的最高指導原則，全國各地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週也是 COC Netherlands 為主辦單位。

COC Netherlands 管理全國各個層面有關同志權益的議題，深入層面包括國高中教育、成人社會教育、人身安全、文化及宗教、相關國際議題等。COC Netherlands 底下有 21 個分部，遍及全荷蘭各大城鎮。而這 21 個分部，又深入社區，執行同志權益維護及文化推廣的任務。所以一個同志住在荷蘭，他會發現 COC Netherlands 無所不在，甚至近一點的是在他的社區。這一連串的發展在 COC Netherlands 稱為「由內而外計畫」(Inside-out)，意思就是深入荷蘭全國各個層面，把同志權益議題內化到荷蘭人日常生活，「全民動起來」推動同志平權。而這些在前線的志工或者為同志平權不遺餘力者就是 COC Netherlands 所謂的「前線軍」(Frontliners)。

我在荷蘭認識一位同志朋友，他曾在 COC Netherlands 擔任校園宣導人員。他說有

一次去一所國中宣導，班上有個男同學對同志反感，甚至使用歧視性字眼。結果班上女生和他開始進行激烈的爭辯，甚至差點吵了起來。他說過程雖然讓人直冒冷汗，但是也讓學生對多元性別議題有不一樣的思考。

國際同志資料及歷史檔案中心

國際同志資料及歷史檔案中心 (International Homo/Lesbian Information center and Archive, 簡稱 IHLIA, 見圖九)的前身是一個研究同志議題及蒐集同志歷史檔案的讀書會，發起人是 Jack van der Wel 先生，發起時間為 1978 年。他們就在阿姆斯特丹大學的小研究室裡開始進行他們同志研究及資料蒐集整理，同時也創辦了雜誌<Homologie>。後來成立同志史料蒐集工作室 “Homodok”(此為荷蘭文，以英文理解全名為 Homodocument，簡稱 Homodoc)，之後規模越做越大，就發展成現今的 IHLIA。

IHLIA 史料收藏豐富，範圍包括 80、90 年代歐洲 LGBT 會議資料、美國 80、90 年代同志運動及文化發展史料到同志相關書籍及文學。除了相關史料以外，IHLIA 也會定期舉辦相關展覽。

IHLIA 位於阿姆斯特丹公立圖書館 6 樓，只要民眾需要同志議題史料都可上網事先預約，之後於告知閱讀時間到館閱讀。由於確保史料能永久完整保存，降低遺失及損壞的可能，IHLIA 不開放領取攜外閱讀。

IHLIA 不只專責檔案資料諮詢，櫃檯的志工也很歡迎世界各地的朋友詢問有關阿姆斯

特丹同志景點歷史、或者對某個同志議題特別感興趣，都很歡迎前來詢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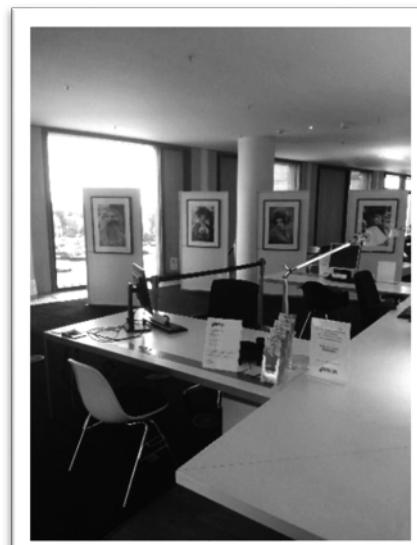
同志歧視及攻擊警察報案專線

同志歧視及攻擊警察報案專線(Rose in Blauw)是隸屬於荷蘭警察機關(Politie)的一個單位，24 小時即時協助受到歧視或侵犯甚至受到攻擊的同志。「Rose in Blauw」翻譯成英文是「Pink in Blue」(藍色中的粉紅)。藍色為警察的代表色，而粉紅色為同志族群的代表色⁷，所以這裡意思合起來為「同志警察」。

目前 Rose in Blauw 與檢察機關、COC Netherlands 以及旗下的社區報案分部緊密合作。Rose in Blauw 發言人 Ellie Lust 表示，時至今日同志遭受侵犯的案件仍頻傳，卻很少被投訴。她也呼籲大眾目睹或得知類似事件務必勇於檢舉，Rose in Blauw 才能在第一時間協助受害者。

同志旅遊諮詢服務亭

同志旅遊諮詢服務亭(Pink⁷ Point)為阿姆斯特丹政府為了提升城市對同志族群友善程



圖九：國際同志資料及歷史檔案中心諮詢櫃台。

度，特別在同志紀念碑廣場旁設立一個同志旅遊諮詢服務亭，提供不同的同志族群旅遊景點諮詢，特別是同志紀念碑歷史知識。他們也有販售相關同志文化紀念品如彩虹旗、同志驕傲週 T-Shirt、同志明信片及海報等。

在 Pink Point 工作的人全部都是志工，且他們大部分都是同志，每個人都有他們的故事。在今年 8 月 IHlia 的同志紀念碑故事展介紹一位於 Pink Point 工作 17 歲男同志的故事—Frederik Danjo。Frederik 說到他出生於阿魯巴共和國(現今仍為荷蘭的附屬國)，因為生活周遭很少有同志，對他的家鄉而言也是禁忌，所以他毅然決然來到荷蘭工作，追求屬於他自由的一片天。他認為，身為同志，必須對這個社群有所貢獻，才有資格作為同志，於是投入同志志工行列。

結語

每個人都有愛人的權利，不分種族、性別。這句話無論再怎麼合理、再怎麼崇高，還是會

出現因為其多元性別造成愛人的權利被剝奪的悲劇。

COC Netherlands 事務部部長 Jan Willem de Bruin 提到，儘管荷蘭為全世界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思想再怎麼前衛，至今仍有不少同志遭受歧視及侵擾的事件。

但不可否認的，眼觀荷蘭從納粹同志迫害歷史的翻轉到現今同志文化的蓬勃發展及同志相關機構全力協助，荷蘭對於多元性別議題的處理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若與荷蘭稍作比較，反觀台灣，其多元性別開放程度還有進步空間，對於此議題應更為戰戰兢兢。我個人認為，同志婚姻合法化是一回事，社會大眾對於同志的看法又是另外一回事，而後者更需要時間讓大家慢慢習慣同志文化，以及需要政府在內而外地推廣多元性別教育，跳脫異性戀霸權的視角看待性別，期望未來台灣同志族群能因此「真正」敞開衣櫃作自己。

註釋：

1. 本文所有提到的「同志」一詞，即包含所有多元性別族群。
2. LGBT 為女同性戀(Lesbian)、男同性戀(Gay)、雙性戀(Bisexual)以及跨性別(Transgender)的縮寫。近幾年來為了包含更多的多元性別族群，因此增加了酷兒(Q)、雌雄同體(I)(同時擁有不同生理或心裡特質的人)等等，族繁不及備載則用「+」表示，所以寫成「LGBTQI+」代表所有多元性別族群，但現今最常用的版本仍為「LGBT」。
3. 安妮之家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是一間紀念猶太人女孩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博物館，這裡也是安妮·弗蘭克一家在納粹黨統治時的躲藏處。
4. BDSM 是用來描述一些與虐戀相關的人類性行為模式。其主要的次群體正是 BDSM 這個縮寫字母本身所指稱的：綁縛與調教(Bondage & Discipline，即 B/D)，支配與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即 D/S)，施虐與受虐(Sadism & Masochism，即 S/M)。
5. 熊族(Bear)：自 1980 年代起，在美國男同志社群中被廣泛使用的名詞，意指身材較壯、有體毛、陽剛味濃的男同志族群，台灣熊族發展的早期其實是把「Bear」與「Chub」混用統稱為「熊」，而後者指的是體重更重一些，沒有明確肌肉線條也不一定有體毛的男同志。其他名稱還有「猴」、「豬」等。
6. 荷蘭同志平權運動協會 COC Netherlands 的「COC」在荷蘭文全名為「Cultuur en Ontspanningscentrum」英文翻作「Center for Culture and Leisure」(文化休閒中心)。當時剛成立時採用這個名字是為了躲避當時的保守勢力，因而使用此名。
7. 同志文化中的粉紅色，原本是納粹時期代表同性戀囚犯的顏色。現今已經形而上代表一種同志身分驕傲的顏色，另一方面也是一種形象及身分認同的翻轉。粉紅色也代表友愛溫暖的顏色，進一步地象徵同志族群對於多元性別的開放及友愛。

掌握德國經濟命脈的海港城與示威地獄 —2017 G20 高峰會在漢堡

劉嘉晉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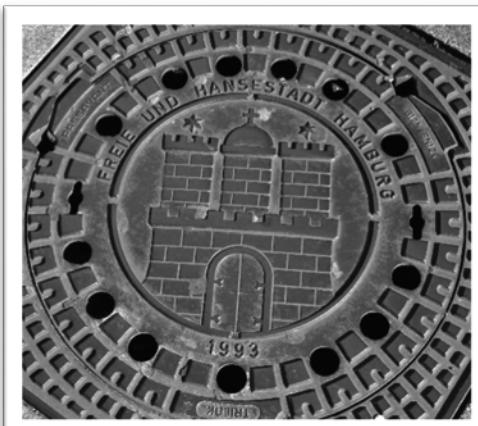
漢堡市全名為漢堡漢薩自由市(Freie und Hansestadt Hamburg)，座落於德國北部易北河(Elbe)入海口處，平均人口僅次於德國首都柏林，是德國第二大城市。從中世紀時期以來，漢堡即是歐洲貿易的中心，不僅地理位置上接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下連歐洲內陸，港口的建立使得貿易範圍擴至英格蘭、北歐等海外區域，自古以來便是歐洲海運樞紐，遠洋貨船必經之地。此外，漢堡的城市旗幟圖案為一座城堡的大門(圖一)，因此漢堡常被稱作「通往世界的大門」(The Gateway to the World)。

漢堡歷史

漢堡的歷史起源可追溯至西元 500 年左右，薩克森人(Saxons)在此地建立部落。西元 808 年，查理曼大帝為了防止斯拉夫民族與維京人的入侵，下令在易北河岸興建一座城堡，並將其命名為漢瑪堡(Hammaburg)。雖然當時加強了軍事防衛，在西元 845 年時，維京人仍然沿著易北河入侵至漢堡，並將城堡摧毀，當時漢堡的人口數約 500 人左右。

西元 1189 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I)頒布法令，特許漢堡具有免除關稅、興建港口、自由貿易等權利。之後在 16 世紀初期，漢堡成為帝國自由城市(Freie Reichsstadt)，不經由任何貴族所管轄，而是直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在如此優渥的環境下，奠定日後漢堡商貿與海運發展的基礎。

提到漢堡的貿易歷史，便不可忽略中世紀時期重要的「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約在 12 世紀末期，科隆(Köln)、盧貝克(Lübeck)、漢堡、不來梅(Bremen)等城市因其地理位置緊鄰沿海地帶、海運便利等因素，先後與丹麥、挪威、英格蘭等地域諸國建立貿易關係，而由於這些城市商人擁有共同商業利益並且為了減少競爭，商人集團趨向形成關係更緊密的聯盟。



圖一：漢堡的城市旗幟圖案。

西元 1241 年，盧貝克與漢堡兩城為了抵抗盜賊掠奪、維護共同自由貿易等權利，並在兩城內保護彼此的商人，簽訂合約並正式結為聯盟。爾後其他商業城市也陸續簽訂合約加入聯盟，漢薩同盟就此形成，之後更從原本的經濟同盟，擴加至軍事甚至政治同盟，形成一個巨大的貿易共同體，達到壟斷商業利益、保護商人安全等目的。

淺談漢堡市悠久的歷史後，帶大家看看漢堡有哪些著名景點吧！

漢堡市政廳

漢堡市政廳(Hamburger Rathaus, 圖二)位於漢堡市中心舊城區，前方為市政廳廣場，後側則是漢堡股票交易所，不僅平時也開放給遊客參觀，也是漢堡市長與市議員開會場所，甚至漢堡市民可以報名參與會議觀摩，體現人民參與政治及監督的精神。現今的市政廳僅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因在西元 1842 年，漢堡市政廳因一場大火燒毀，現今的樣貌是由馬丁·赫勒(Martin Haller)等七名建築師重新



圖二：漢堡市政廳。

構建，採用新文藝復興風格，不僅將漢堡不同時期的歷史刻畫在市政廳牆上，也展示過去漢堡貿易盛況、市民生活、城市風景等主題的畫作，廳堂內的華麗裝飾體現出漢堡繁華的歷史及驕傲。

另外在市政廳的大門上，刻有漢堡的城市格言：「Libertatem quam peperere maiores digne studeat servare posteritas」(後人謹以尊嚴守護先人所爭取的自由)，顯現出漢堡身為自由都市的驕傲，以及堅持捍衛獨立自由的權利。

內阿爾斯特湖

內阿爾斯特湖(Binnenalster, 圖三)在市政廳廣場旁邊，是漢堡兩大人工湖之一，平常有渡輪可供旅客遊湖，湖泊中央還有一個大型噴泉，因湖泊在舊城牆的內側而被稱為內湖，而舊城牆已不復存在，由倫巴第橋(Lombardsbrücke)和甘迺迪橋(Kennedybrücke)區隔內外二湖。

除了波光瀲灩的綺麗湖畔風景之外，湖中也有許多天鵝、海鷗等鳥類。有趣的是，在西



圖三：內阿爾斯特湖，湖中央有大型噴泉。



圖四：聖保利碼頭棧橋。

元 1264 年，漢堡參議院頒布一道保護市內天鵝的法令，若是被抓到對天鵝開槍射擊、攻擊或是吃天鵝肉，就會被處以嚴厲的懲罰！

另外，湖畔有一座灰色的紀念碑，碑上寫著「Vierzigtausend Söhne der Stadt ließen ihr Leben für Euch. 1914-1918」(四萬漢堡人民為了你們犧牲性命)，背面則是一位婦女摟著小孩的輪廓。這座紀念碑是為了緬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四萬名勇敢付出生命的漢堡士兵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便成為漢堡一戰及二戰紀念碑，在每年的戰爭紀念日，市政府會獻上花圈以悼念在戰爭期間殞命的軍人及民眾。

聖保利碼頭棧橋

聖保利碼頭(St. Pauli Landungsbrücken, 圖四)是漢堡眾多港口中最大的碼頭，現今真正的貨櫃與海運設施已擴散至外圍區域，而棧橋處則發展成遊客航運碼頭，除了接駁易北河兩岸之外，沿著易北河畔的港口風光亦促進當地觀光業發展，碼頭內有許多餐廳及



圖五：挑水工人。

紀念品商店，可供遊客流連駐足。其中也不乏有許多特色餐廳，像是 Rickmer Rickmers(圖五)原本是一艘年代久遠的遠航運輸船，經過翻修後，現在是一家餐廳，而且船屋內有許多畫像，展示出這艘船的歷史。

在碼頭附近有漢堡著名的漁市場(Altonär Fischmarkt)，在週日清晨四五點開始會有市集，除了魚販外也有許多蔬果攤販，但是規定營業時間不長，所有攤販必須在九點半前結束營業，若違規會被處以罰鍰。市集旁邊有漁市大廳(Altonär Fischauktionalle)，室內有啤酒吧及小吃攤，甚至有樂團演奏，在早晨期間增添許多新鮮氣息。

挑水工人

漢堡不論是街頭或是火車站內，可以看見幾個外型相似，卻有不同彩繪圖案的挑水工人雕像：Hans Hummel(圖五)。

因在 18、19 世紀時，漢堡的飲水系統尚未普及，居民的飲用水仍需依靠挑水工人幫忙，而其中一名挑水工人即為日後雕像的來

源，他是 Johann Wilhelm Bentz，當時他常被小孩子嘲笑，每當提著水經過街口時，頑皮的小孩便會對他露出屁股並大叫「Hummel! Hummel!」。「Hummel」在德文是大黃蜂的意思，因為他提著笨重的水桶，無法追上那些頑皮的小孩，只能張嘴回應「Mors! Mors!」。「Mors!」是德文「Klei mi am Mois!」的縮寫，意思是：「舔我的屁股！」

如此的對話演變至今，「Hummel! Hummel!」成為了漢堡人常見的打招呼方式，而對方會以「Mors! Mors!」回應呢！

這樣的故事流傳開來後，許多藝術家們在漢堡街頭製作不同的 Hans Hummel，不但作為漢堡的城市象徵，也吸引觀光客前來拜訪。目前大部分的雕像已於 2006 年被拍賣掉，所得捐獻給漢堡照顧遊民的機構。

示威地獄—2017G20 高峰會在漢堡

20 國集團(Group of twenty, G20)是一國際經濟合作論壇，由七國集團(德國、美國、英國、法國、義大利、日本、加拿大)與金磚五

國(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南非)、七個重要經濟體(澳大利亞、墨西哥、韓國、土耳其、印尼、沙烏地阿拉伯、阿根廷)以及歐盟所組成，最初是由美國於 1999 年提出，目的是為了防止金融風暴再現，並讓會員國彼此討論全球經濟、貨幣政策等議題，以達到穩固全球金融及貨幣體系等目的。

2017 年二十國集團漢堡高峰會(2017 G20 Hamburg summit)於 7 月 7 日、7 月 8 日在漢堡國際會展中心舉行，是 G20 高峰會第 12 次集會，討論的議題除了全球經濟成長、國際貿易之外，還包含了氣候變遷、伊波拉病毒、女性權益、移民與難民等問題。

往年每逢 G20 高峰會舉辦，有許多像是綠色和平組織、反資本主義組織等團體為了達成訴求，進行抗議及示威遊行。今年在與會前幾周，便陸續有示威活動發生，規模小至和平遊行，大則甚至引發警民衝突。德國內政部長 Thomas de Maiziere 預計在 G20 舉行的 48 小時內，漢堡市區將迎來 10 萬多名抗爭者，其中更包含激進左翼份子，可能在市內進行



圖六：警方的水車。



圖七：位於繩索街旁的靜坐抗議活動。



圖八：街上 No G20 等標語(SPD 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縮寫)。

反政府的暴力抗爭。為了控制衝突場面，德國警方更從全國各地調動約 2 萬多名警備部隊，避免示威活動危害市民安全。雖然示威者不計其數，漢堡市政府與警方仍承諾只要遵守秩序，一定會給予示威者發聲的空間。

遊行活動眾多，例如在 7 月 5 日約有 1000 名全身灰色的人民走上街頭，扮演殭屍在路上蹣跚前行，代表群眾對政治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爾後褪去灰色的外表，露出內在五顏六色的衣著，象徵人民終於清醒、參與政治以改變現況。

然而從 6 日下午開始，1 萬多名示威者聚集在舊城區，舉行「歡迎來到地獄」(Welcome to Hell)遊行，從漢堡漁市場地區一路蔓延，示威者築起路障、焚毀汽車及損害店家，甚至攻擊警方，而警察則出動水車(圖六)鎮壓暴動群眾。即使高峰會結束，示威活動仍持續進行，在 8 日下午於繩索街(Reeperbahn)有一靜坐抗議活動(圖七)，街上存有許多「No G20」等標語(圖八)。

雖然短短兩天的 G20 高峰會活動，引發許多抗議遊行，焚燒汽車以及眾多抗議衝突等嚴重事件發生，漢堡這座大城市儼然成為示威地獄，不過也因為對不同聲音的尊重及包容，更凸顯出這座城市自由獨立的魅力。

後記

在結束柏林自由大學的課程後，我選擇漢堡作為下一個要拜訪的城市。當初在規劃旅程時，其實並沒有注意到會湊巧碰上 G20 高峰會開會期間，也不知道會有這麼多的示威遊行。在離開學校的前一天，學毅老師及自由大學的老師們極度建議我更改原訂行程，避免在漢堡旅遊時發生意外。

然而基於對抗議遊行的好奇心，並且旅館及景點等已事先規劃完全，最終我仍然決定依照原定計畫，隻身前往漢堡。雖然很多原本想參觀的地點因高峰會而未開放，但如願以償得到許多有趣的素材，這趟冒險也算值回票價。